



對於日陸
軍某要人

「對華基礎的觀念」一文之觀感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贈 許 不 者 燭
國立北平圖書館

對於日陸
軍某要人

「對華基礎的觀念」一文之觀感

新民會研究資料室藏
資料整理番號
B9 466 8382


3 0534 5576 6

對華基礎的觀念

目錄

一、緒言

二、對華政策之根本主義

三、帝國對華態度

一、常要光明正大

二、需要嚴正威力之伴隨

三、廢榨取主義、採賦與主義

四、尊重獨立以保持民族之面目

五、勿注重個人關係、須採是非非主義

六、須排除新舊軍閥及其他榨取者

七、排斥職業的親目家

八、捨棄錯誤之優越感

四、國民黨部及蔣介石之認識

五、中國赤化運動

六、結 論

對於日陸軍某要人「對華基礎的觀念」一文

二三年來、吾人對於「中日親善」「中日提携」及「實行黃種人團結起來、以

東亞和平、人類幸福」等等意見、屢有論列、想愛好本報者早已鑒及、勿待吾人今日之再加贅述也、惟吾人之主張、雖自信正大、吾人之態度、雖自信光明、吾人之呼籲、雖自信迫切、吾人之希望、雖自信誠懇、而按諸事實、依然去題尚遠、而回嚮之來、反有許多不幸不良印象、使吾人之意見、完全成爲畫餅者、其故何哉、或曰、是吾人之主張、迹近袒日、爲國人所不能諒解故也、或曰、是中國立場、在辱國喪權之今日、不應與日人妥協故也、或曰、是國民黨蔣介石輩、尙有其他復興政策、支持其間故也、或曰、是日本對華濫用權威、遇事武斷、根本無友誼可言故也、夫吾人之主張、果爲國人所不能諒解耶、中國今日、果不應與日人妥協耶、國民黨蔣介石輩、果尙有其他救國良策耶、日本對華、果根本無友誼之可言耶、茲數說者、果有一於是、則吾人之主張、卽自行承認其非、然吾人竊嘗查之久矣、之數說者、或對於吾人之救國眞意、素未了解、或對於世界大勢、素未詳查、或對於黨人騙術、素未看破、成對於日人國策、素未認清、故吾人之所主張者如此、而彼等之所反對者則如彼、此其咎、咎在昏瞶、咎在冒昧、外此則一切皆有事實爲證、是者終是、非者終非、羣言淆亂、於聖何傷、吾人于此殆無暇多責也。

頃者、日陸軍要人、對於中日及整個東亞問題、發表「對華政策之標準」一文、展誦迴環竟與吾人素所主張者、不謀而合、而對於九一八後中日兩國人士種種錯誤觀念、尤爲坦白指陳、不遺餘力、吾人不敏、爰將該文節錄于此、以與關懷國是者、作一共同參攷焉。



一、緒言

二

自西力東漸以來、列國對華態度、或計劃分割中國、或主張共同管理、或策劃擴張勢力範圍、或專心爭奪利權及市場等等、呈慾壑難填之觀、而此等侵略的手段、雖隨時代推移而經幾多變遷、然究不過以中國爲俎上肉、以助本國之繁榮也、此間獨我日本基於國是、始終一貫強調主張保全中國領土、且以「謀親善提携以資中日共存共榮」爲根本義、然有時似不免追隨歐美態度、模倣之、步其後塵而效顰也、且或主張中國併吞論、而吐萬丈氣焰者亦不免大有人在也、因之日本國民、受是項思潮之影響、對華觀念岐雜而不統一、故在國策遂行上一再發生故障、且另一方面、對中國民衆所及之惡影響亦不爲少、當中國對日感情惡化之今日、關於此種原因、殊值吾人三思、換言之須還歸我本來之國是方可、

今就吾人眼前所展開之世界大變局加以觀察、可知其爲白色人種之橫暴跋扈之現狀打破運動、且又使佔世界人類過半數之有色人種、由白色人種奴隸的壓迫下解放、而招來世界人類平等和平、並且可看做基於東亞本來之精神文明、而矯正西洋物質文明之革新運動之先驅也、

以上天賦之二大使命、爲日本帝國應負擔之當然責務、日本帝國以前敢行滿洲建國、退出國際聯盟及廢除華府條約等、已踏上其實行之第一步也、然帝國日本實行此項天啓的大使命、須先竭力保持日本自身之方正與實力也、蓋日本自身脆弱、焉能顧及他人耶。且其力若非公正、焉能永續的發展耶、

基於上述觀察、日本帝國對華態度、須必然的照應日本國是與使命、換言之、帝國大陸政策之根本方針、除謀日本自身發展外、並應解放救濟東亞被壓迫民族、使其安居樂業、保持各個民族之面目、尊重其獨立、同時使其與日本帝國和親協同、樹立政治上、經經上尤其軍事上密切不可分關係、此道實可照乎天地公道而不謬、施以中外而不悖、所謂俯仰天地而不耻之吾人信念是也、吾人當遂行此種天賦崇高使命之際、基於上述信念、向前勇往邁進、須扶掖弱小隣邦、以招來真的東亞永遠和平也、

對華問題如何解決、實爲前述使命成功與否之試金石、今已於華北投以第一石矣、不可徒襲舊套、玩弄小策、應考究光明正大之方法、正堂堂擊滅妨害大義之不正不義之徒、須以眞實救濟四萬萬民衆之氣慨、向前精進也、

以上一節、該文之緒言也、在此一節之中、吾人認爲有數點、可以醒中日雙方人民之迷

夢者、一、卽在中國人方面、應知我國自海運溝通以來、世界列強、或主張瓜分、或主張共管、或謀勢力範圍之獲得、或謀經濟利權之壟斷、或謀市場商埠之佔有、充其極、殆無一國不以非洲印度視我、假使其間、不有日本維新之勢、從旁干涉、則庚子之亂以後、殆無一事一時、不足使我國陷於萬劫不復之境者、此爲日人有大惠於我者一、辛亥之役、我國革命黨人、得力於日人之援助、而後始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此爲日人有大惠於我者二、至於民國而還、我國文化、賴日人而啓迪、我國法律、賴日人而制定、我國工商、賴日人而創設、我國軍制、賴日人而改革、此又中日關係密切、日人事事有利於我、爲舉世所共知、九一八之變、世人徒知日人不應武力掠奪、而在我國人國家民族立場、自尤痛恨日人、至如不共戴天、然滿蒙之贈與、國民黨始祖孫文之親口所許也、孫氏當日只求革命成功、不顧利害、自甘以土地送人、其後孫氏雖於十三年去世、然今日之黨國要人、如胡如汪、如居等、皆曾躬預其謀、此不能諉爲不知也、蔣汪輩自北伐成功以後、卽顧食前言、而且惟恐日人舊事重提、竟嗾使張學良勾結英美勢力、以抵制日人、然則東北之失、謂非黨人自作之孽歟、世人及國人只知責日、不知責黨、寧非大惑、九一八後、黨人一方面以半明半昧之態度、對付日人、一方面又乞求國聯歐美、欲以夷制夷、不知以日人之強、

國聯歐美固無如彼何、即藉曰國聯歐美可以致日人死命、而在國聯歐美素以分贓爲主義之遠東政策下、結果我之所利、又安在耶、或曰、我國生存於列強均勢之下、只有利用以夷制夷方畧、使日人不敢獨佔、列強亦不敢瓜分共管、而後我國乃能坐收漁利、徐圖復興、予曰、此言誤盡蒼生、蓋中國今日之所患者、不在人之是否圖我、而在我之是否有力自立、然亦不純在我之是否有力自立、而在與國之是否有一可靠、茲吾人閉目靜思今世界各國、自爲吾之友乎、敵乎、歐美爲吾之友乎、敵乎、此不待言、任何人皆知日人與吾有同種同文、及其他種種密切關係。

此乃天經地義的唇齒之親、兄弟之邦、而其他任何國家皆不配談此也、况再以中日兩國歷史言、在隋煬帝時、日本推古天皇、遣小野妹子、來我國求佛經、煬帝曾命裴世清前往報聘、後在唐太宗時、日本又置遣唐使、派僧侶學生留學於唐、後在明成祖時、兩國往還尤爲親密、後在前清一代、初本相安無事、詎自西勢東漸之後、英美自海面侵畧、俄人自陸面襲擊、日人憤不能平、始與我國演出幾次不幸事件、迨清鼎既革、日本有大功於國民黨人、國民黨人必以好意報之、同時、國民黨人亦鑒於北洋軍閥尙存、深知有賴於日人者尙多、故雙方和善、較之過去千餘年中、尤爲顯著、北伐之後、國民黨人大功成就、睥睨一

切、自人至此、始知國民黨人、類皆忘義負恩之徒、而九一八之大禍、遂於此不可免矣、綜上以觀、可知日本與中國、自唐迄今、世代友好之邦也、其所以今日貌合神離、宛如有積不相容之深仇夙憾者、徒以黨人無信無義、爲厲之階耳、然吾人居恒嘗言、中國乃四萬萬同胞之國家、並非黨人一系之私有產業、我同胞既不願中國爲黨人一手斷送、則對於恢復中日邦交之舉、自必應於脫離黨人羈縻之外、排萬難而獨進、蓋恢復中日邦交、乃抵制歐美侵略、與救危圖存之唯一良策、同時、並爲發展東洋文化、及膨脹黃種勢力之不二法門、此與舍己從人、認賊作父、崇拜白色人種如神明、而自甘以劣等民族相視者、固未可同日而語也、關於此點、吾人希望國人在讀悉日陸軍某要人之所謂「有色人種之救濟復興有色人種唯一強國之日本、若不與之唱導、則不能實現」、諸語之今日、對於中日關係、應該認識清楚、(二)其在日本人方面、吾人亦以希望中國人之心、同樣希望之、何也、蓋白色人種侵略黃色人種之事實、日陸軍某要人既已先我言之矣、則中日兩國之處於同樣被侵略地位、當不待論、今日亞洲黃種人國家、除中日以外、僅一暹羅彈丸國家、尙能存在、然暹羅之存在價值、與中國不相上下、其所以尙能勉強支持者、質言之、皆得力於日本新興之力耳、中暹兩國因東亞有日本始能存在、此爲中暹兩國對日本極應表示謝意者、

然中暹以此謝日則可、而日之因此恃功而驕、甚至恃強以殘、此則非強國對弱國應有之態度矣、中日兩國、素稱同文、日人對於中國歷史、當所素知、中國古時、曾有一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兩語、此言大之對小、強之役弱、應感之以德、不應脅之以力也、且即以霸言、齊桓晉文亦嘗以尊王扶弱排難解紛爲務、可見稱霸之道、亦必以先德後力爲先決條件也、今日本之於東亞、科學昌明、優於各國、技術發達、優於各國、兵備完整、優於各國、民族強盛、優於各國、以此爲東亞之主人翁、以此爲中暹尤其中國之領導者、誰曰不宜、然日本今將以德爲主人翁乎、抑以力爲主人翁乎、今將以德爲領導者乎、抑以力爲領導者乎、吾人之意、竊以爲與其以力。勿寧以德、何以言之、蓋以東亞局勢與歐美局勢對峙而言、第一、歐美之所圖者雖在中國、然中國在歐美眼中實未暇計及。所計及者仍在企圖排斥日本、不使日本發展、與不使日本過問中國之事而已、第二、中國因日本之力、而幸免瓜分、同時、日本亦因中國尙在之故、始能不致孤掌難鳴、假使中國一旦淪爲安南、則法人之力膨脹矣、能勿予日本一大威脅乎、或使中國一旦淪爲印度、則英人之力膨脹矣、又能勿予日本一大威脅乎、或使中國一旦淪爲菲律賓、則美人之力膨脹矣、又能勿予日本一大威脅乎、舉上兩例、可知中國今日得力於日本者固不少、而日本今日之得力

於中國者亦甚多、換言之、即互相依賴是也、因爲中日互相依賴、故知日本對華之態度、必的確實在保全中國獨立完整之原則下、急其所急、利其所利、開誠布公、以感恪其心、扶植栽培、以涵養其力、使其文化、道德、科學、技能、工商、農礦、事事發揚光大、與日本立於同等地位、而後中日邦交、始能精誠無間、東洋文明、始能蓬勃發展、黃白勝負始能由茲決定、中目前途、始能永不患乎再受白色人種之侵略也、關於此點、吾人希望在讀悉該國陸軍某要人之所謂「解放被壓迫民衆、使其安居樂業、保持其民族的面目、尊重其獨立、同時與日本樹立政治的經濟的協同和親」諸語之後、對於中日關係、亦應該認識清楚。

二、對華政策之根本主義

日本之對華政策、須立脚於維持東亞永遠和平之國是、及「解放救濟呻吟於白色人種壓迫下之東洋民族」之大使命上、自不待論、而更應適切診斷中國病源、施以適切自療法也。按六千年來中國民衆、不過爲執政者及資本家（地主）財閥等榨取之對象耳、吾人見諸史乘、統治者除榨取以外、對於民衆福祉毫無熱意、民衆亦不倚賴官憲、祇以不干涉自己

生活卽爲善政、卽可證明之也。

如今中國民衆自民國以來受貪婪難飽之各軍閥榨取、尤其最近呻吟於國民黨閥蔣介石氏與浙江財閥合成之新軍閥、未會有累加之苛征暴斂之下、生活困苦已達死線、加之、屢次復受天災兵火匪害、一般農村、已步上崩潰之路、將來或化爲匪、或爲流氓、成爲共匪、爲期不遠也。

使民衆陷於如斯苦境之大部分原因、實由於民國年來執政者蔣介石氏一派之南京政權所致也、彼輩政策！對內除榨取與破壞外、毫無所能、對外、祇圖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故徒弄「以夷制夷」之下策、自掘葬陷也、尤其對日本、忘却「因日本之存在、中國幸免分割與共同管理之滅亡」之惠澤、反視日本爲仇敵、不但蹂躪日本帝國正當權益、且懷藏明暗兩面與列國合謀、乘日本危難、加以葬陷之陰謀、似此對待善隣日本、非唯站在國際道義上有所不許、且就中國本身言之、能使中日間屢屢惹起不幸事件、尤其排斥日貨之結果亦不過使民衆苦惱倍加而已、夫彼輩不悟無日本不能自行存在之理、徒以民衆爲獵食、祇圖肥飽私囊、故實則非唯日本帝國及中國民衆共同之敵、且足爲人道之敵、此非過言也、故救濟中國民衆、委之於中國現時如此之榨取者完全不可能、然今日若不與以救濟、則四

萬萬民衆將陷入不可救濟之一大混亂中、果如此則有唇齒輔車關係之日本帝國蒙受莫大影響、甚屬瞭如觀火、此實爲遠東和平之禍根、且不能不謂爲中日兩國民間最大遺憾事也、由斯觀之、日本帝國政策、根本在徹底剷除此種禍根、同時以救濟中國民衆爲對象、而圖謀中日兩國之共存共榮也。

以上一節、卽該文中所謂對華政策之根本主義也、夫以我國人自身立場言、父母之邦、宗祖之國、廬墓之資、衣食之恃、無論其如何腐敗、如何殘破、果其人非喪心病狂、則對于外人干涉之事、當無不怒髮衝冠、視爲莫大侮辱、然天下事、不能求之于我者、則必求之于人、理也、我不能自治者、則人必起而代爲治之、勢也、以我國開國之古、文化之先、土地之廣、人口之衆、論理、凡屬亞洲民族、自應均受我之領導保護、然不幸中西交通以來、人我比較、處處相形見絀、直至今日、舉世各國、皆已進爲科學國家、而我則連數千年之陳舊古董、亦不克保存、語有所謂開倒車或落伍云者、用於我國今日、聞之能勿媿汗乎、日本在我國周朝時代、始有神武天皇、起而立國、其後、迭經變亂、未大進步、然自明治維新以後、對於中西文化、無不搜羅、國家聲威、遂因此大爲赫赫、歐戰而還、日人利用時機、南有南洋委任統治地、北與俄人相角逐、於是三島之邦、遂一躍而爲世界第一等之國、

日本陸軍某要人所謂「日本爲東洋文明之代表、並爲有色人種之保護者」兩語、雖云自豪、殆亦事實如此、誠有足以自豪者在也。

日本既以東洋文明代表、及有色人種保護者使命自負、則其對於整個東亞問題、尤其對於中國問題自必一步不肯放鬆、此乃事實不可諱言者也、我國今日如欲不受日人干涉、其道只有三點、第一、必須國力超過日本之上、第二、必須國力能與日本並駕齊驅、第三、必須在最低限度內、國力足以自衛、茲三者、我國今日有一於此耶、無一於此、則其不幸而淪爲事事受人干涉、夫豈偶然哉、故吾人以爲我國對於中日問題、所謂「是否願受日本干涉？」一語在今日已無討論之餘地、蓋今日之所爭者、不在日之是否干涉我、而在日之是否以合理的方式干涉我、假使日之對華政策、與歐美殊途同歸、以蠶食鯨吞爲目的、則國人爲國家存亡利害計、當然不惜與以背城借一、作最後國運之一賭、假使日之對華政策絕對與歐美不同、而且能如日陸軍某要人之所謂、「符合天地公道而不謬、施行中外而不悖」、則國人爲利人自利計、自應通權達變、因勢利導、以求達到共存共榮之爲得、或曰國際關係、素尚權詐、茲姑承認中日有合作必要、而且承認日本、有代表中國領導中國之資格、然其對華政策、是否出於真誠善意、孰得而知、予曰、關於此點、吾人亦嘗察之、

九一八後、一般人均謂日人目的、不只在兼併滿洲、吾人爾時、亦同作此想、然華北至今固仍爲中國所有也、早間、冀察事變、一般人又謂華北不久必爲東北第二、吾人爾時、亦同作此想、然華北至今、固猶未爲日人所佔去也、夫以日人之強、對中國之弱、苟其稍有野心、則華北今日、寧復尙能爲我所有、以是知日本對華政策之根本主義、似乎並不如何一般畏日仇日者幻想之深也、况更有進而論者、姑假定日本對華政策、將來在事實上、不敢必其是否可靠、然日不可靠、勢必反求諸己、或求諸其他、試問我國在此黨治爲虐之今日、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一切亡國現象、莫不紛至迭乘、國人將坐待黨人之倒行逆施、相與同歸於盡乎、抑拔劍而起、倒黨以自救救國乎、吾知必曰、倒黨以自救救國、然黨人之窮兇極惡、非國人自身力量所能有濟也、如欲達到倒黨目的、必也、在國際上求得強有力之後援、值茲世界列強環集中國之秋、國人將主張聯俄乎、俄共產黨也、共產黨乃勾結黨人以赤化我者、吾知其必不可、次此、將主張聯英聯美乎、英美、資本帝國主義乃勾結黨人、以經濟勢力桎梏我者、吾亦知其必不可、然則我國人今日、如欲在國際上、求一可靠良友、求一素與我有利害共同關係者、以爲我緩急之需、吾知除聯日外、殆無一國可資信賴也、日陸軍某要人不云乎、「日本對華政策之根本主義、殆一方面鑒於白人侵略黃人

之危機已至、一方面又鑒於（一）黨治偽騙民衆於內、以夷制夷於外、阻害中國民衆與鄰邦協同和親、（二）中國民衆六千年來、久受統治階級之剝削、其在今日、尤以黨治麻醉壓榨之故、鼾睡沉沉、若不自知其死神之已臨、故此日本之對華政策、必須將此種禍根根本剷除、以中國民衆爲對象、而謀中日兩國之共存共榮、細玩此一段語、則知日本之對華政策、其自動出手實行其所謂「代表或保護者」之使命者、固多、而被動出于因應中國之國家情勢及人心需要」之同情者、亦未嘗絕無、關於此點、吾人以爲此乃中日提携之最要關鍵、有識之士、讀悉上述各節之後、對於中日關係、亦應該認識清楚。

三、帝國對華態度

【一】常要光明正大

日本對華政策之根本主義、如上所述、以救濟中國民衆及中日共存共榮爲基調、故應常以俯仰不耻乎天地之道義心爲信條、保持光明正大之態度、凡對內對外須要嚴加慎戒、不許稍有遲疑態度之行動也。

世人往往非議中國人之權謀術策、然日本不可有於不知不識間陷入是項術策之弊、夫不

純之權謀術策、不僅非係王者之態度、且弄斯術、結果在非爲彼輩之敵、亦將不得已出乎之權道、此實非常道、吾人應以光明正大堂堂陣容、就其病源、施以手術、蓋正義常光明而無所畏、且有永續性、此項吾人感銘勿忘者也、夫既須常以民衆福祉爲基調、故反之凡於帝國使命完成上足爲障礙者、不問其爲何國人、決不與以容認、既使日人不正不義之徒亦須嚴加取締、例如「橫奪主義」之利權獲得運動、毒品秘密製造販賣、或半公然秘密輸出入者、以及無票乘車等、實在帝國名譽上印一大污點、就中假帝國威力背景、於白晝公然漠視中國官憲、敢行惡事、此不義之尤者也、似此不義、非唯失墜日本信用、使其誤解日本對華政策之真意、且又爲誘發不祥事件之素因、以至累及皇軍及祖國、此決不能容許者也。

除以上數項不法行爲之外如在政治運動上、有時可認爲日本帝國故意做爲之陰謀、此徒惹起中國民衆之不安、滅滅對於帝國之信賴心、而爲懷疑光明正大之帝國心事之原因、務須特加注意也。

【三】需要嚴正威力之伴隨

爲擊滅不正不義、膺懲頑強不化、有使用正當威力之必要、自不待言、對於以權謀術數

爲能事、消失道義觀念之一部份智識階級、尤應如此、然威力之行使上須特加慎重、以期無誤、

其不正不當者、勿待贅述、若做單方的不當之要求、常用威力以求貫徹、卒貽民衆難以除去之怨恨、造成民族鬥爭之素因、以致在完成日本帝國崇高使命上貽留一大禍根。

中國智識階級所謂之「撤廢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運動、雖基於彼等執政者顛倒順逆之自我思想、然另一方面、亦係對於先進諸國使用不當之壓迫、所呈之一種反抗運動也。殷鑒不遠、此誠須三思者也、况帝國之使命、完全基于招來世界永遠和平之大理想其方法如何、頓能影響及于世界弱小民族之歸趨、因之須特別慎重！

要之「威力」之使用、譬如降魔利劍、常立脚於正義、以俯仰不耻乎天地之慨、自不能濫加使用、唯苟有必要時、應斷然行使、決不容有顧左盼遲疑巡逡也。

以上一節、該文中所謂日人對華之光明態度、及施行威權之正當手段是也、吾人讀悉此節文字、對於中日前途、發生無限新徑、蓋自九一八後、我國人惑於黨人之反目仇目宣傳有謂日人橫行無忌、不亞於戰前德國者、有謂日人量狹氣急、只在掠奪中國權利者、有謂日人假借和平名義、實欲亡我國滅我種者、種種傳說、雖屬黨人有意利用國難機會、挑

撥中日感情、然日本過去對華政策之未克底於十分完善、實亦爲重大原因之一、蓋日本對華政策之根本主義、既以救濟中國民衆、與企圖中日共存共榮爲其基調、則凡屬中日攸關之事、無論是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抑社會民間的、其應以「公正態度、與謹嚴行動」出之、蓋無疑義、所謂公正態度與謹嚴行動者何、曰、即日陸軍某要人在此節文中所謂「以堂堂正正之態度、指摘黨人之不正、以光明磊落之陣容、使黨人爲之屈伏、而對於老百姓之福祉、則必加以特別注意」、是已、

乃查近數年來、中日不幸事件、屢次發生之結果、黨人依然高居九五、揚揚得意、並未受到如何損失、而所謂老百姓三字、則反令人哭笑不得、此豈黨人所作之孽、應由苦命老百姓代尸其咎歟、吾知日本朝野賢明之士、果有真正爲中國民衆處境設想者、對於此點、當必哀矜而勿喜也、昔我國湯放桀、武王伐紂、當時民衆、簞食壺漿以迎、後世史家弔民伐罪稱之、日本與我、雖係鄰友之邦、談不上弔民伐罪、然以我國人之心理需要而言、今日中國民衆之所希望於中日提携者、其理由雖多、而最大前提、實不外乎一、爲民衆謀福利二、爲民衆謀解放而已、蓋我國自黨人專政之後、貪污剝削、殘酷嗜殺、凡屬人民應有之權利、如言論自由權、出版自由權、居住信仰自由權、選舉立法自由權、均被黨人剝奪

干淨、國人之爲黨治所苦者久矣深矣、過去蔣桂戰、蔣唐戰、蔣馮戰、蔣與十九路軍戰、其表面文章、雖皆名曰反蔣活動、然屬於民衆解放運動之表現者、實微乎其微、此其故、蓋因中國民衆、向來酷愛和平、而在黨治高壓之下、尤無反抗之可能故也、故今日惟一希望、即一方面自動起來、組織華北民主自治政府、以與黨府脫離關係、一方面尤希望日本以友邦情誼、站在人類正義之上、予我國革命民衆、以最大援助、使被壓迫者、能由此得到解放、恢復自由、使不能生存者、能由此開闢新生命、增進福祉、而總之務求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同樣邁進於東亞和平之文明世界、此卽中國民衆所希望於中日提携之最大前提也、現在我國中華民主同盟會諸君子、外察國家環境、內應人心要求、以最大決心、代表全國民衆、組府倒黨、爲四萬萬同胞請命、所慮者、惟外交方面、尙未得到十分把握、深恐一旦革命爆發、英美俄各國、均與黨人勾結一氣、橫加干涉、故遲遲而未敢發也、今東鄰友邦之對華政策、果能在消極方面、對中國人民所痛恨之黨治、不惜予以正當膺懲、同時、在積極方面、對黨治壓迫下之人民、不惜予以實力援助、則中國民主共和之政治革命不久必可成功、而中日提携之事、自亦迎刃而解矣、如日本不此之圖、或因仇視黨人而亦仇視人民、甚或因賣好於黨人而加緊仇視人民、此則與歐美對華政策不殊、而非中國人民

所敢望及項背矣、關於此點、吾人以爲此乃兩國民間之感情問題、較之理智問題、尤爲重大、故雙方人士、對於此節文字、亦應該認識清楚。

【三】廢榨取主義而採賦與主義

經濟提携之根本、在共存共榮、共存共榮之根本在廢止榨取主義、按榨取主義乃歐美資本主義之遺物、當茲西洋物質文明已達末路之現狀下、不應更行拾其糟粕之愚事、此不待論而知也、況且日本帝國大陸政策之根本主義、非以道義爲原則、而救濟世界之人類耶！帝國須講求適合其主義之獨特方法、其法爲何？即徹底實行「賦與主義」是也。

爲救濟處於疲勞困憊瀕死境遇之民衆故、先有與以「藥石」「營養」之必要、洵理之當然也、換言之、爲救濟中國民衆、應先「與」以資本、「與」以技術、「與」以安居樂業使完成其生存、然後、「與」以生活之餘裕、「與」以購買力、如此在「與」以民衆幸福間、則中國自然與日本、精神上無待論、甚至經濟上、以可結永遠不可分之關係也、帝國以中國爲生產品之市場、中國亦認日本爲中國國產原料之消費國、增進互相福祉、而達所謂共存共榮之境地、此非不可能者也、若昧而不察不斷轉變之世界上實情、徒墨守舊套、墮行唯利是圖之榨取主義、或只以獲得利權爲能事、則時代錯誤過甚、非唯踏覆前轍、且

終至爲世界上之落伍者、其愚誠不可及也、反之、若依前述旨趣向前邁進時、則爲世界弱小民族欽仰之標的、無須強求、自可推載爲盟主、此必然之結果也、

所謂大國國民之態度、其意義殆爲脫除唯利是圖之惡劣根性、而以「賦與主義」之自覺爲基礎、悠揚不迫、自立于崇高地位、尊重對方人格、併有容忍之大度量是也、且此亦爲異民族間能獲和親共榮成功之要件也、

【四】 尊重獨立以保持其民族之面目

世界上各民族皆有保持其民族面目之慾望、換言之、對於獨立皆有一種固執心也、此殆然本能的民族之思潮、經濟上業已爛熟之歐洲諸國之殖民地、皆欲排除本國之榨取、而求自然獨立之傾向、此毫無可疑之事實也、又歐戰後新出現之小國、經濟上感覺小獨立國之悲哀、以至希望合理的協合者亦有所聞、又吞併異民族國家、於統治上、於財政上、對其本國增大負擔、因有此種不利、此爲特需相當考慮之問題也、

今綜合以上諸問題加以判斷、日本帝國大陸政策、若祇企圖擴張領土、却有減弱本國實力之虞、故當滿洲建國之初、所以採用獨立不可分離原則者、卽此故也、卽日本國民中對於世界大勢、確有知識之分子、雖已充分認識吞併中國侵畧中國等之爲時代錯誤之愚論、

但無知之日人中、似有漫然使滿洲爲朝鮮第二之言動、此誠有誘起滿洲人之疑惑、而統治上發生動搖之虞也、中國執政者、亦故意做如斯宣傳、企圖此無智民衆增加對日本之敵愾心、按中國爲最重「面子」之國民、關於此點、須特加慎戒、換言之、對於中國人應率直明顯說明帝國之眞意、使其理解、「爲求增進民衆福祉之故、排除一切足爲障礙之人類之敵」之光明正大之主張、事實上誠屬必要也。

【五】 勿注重個人關係須採是非主義

在昔中國軍閥鼎盛時代、以其時代之要人加以操縱、在對華政策施行上、認爲最便利之方法、然究得幾何之成績耶？往昔之失敗、多因過度信仰個人之力、漠視一般民衆之利益演「助紂爲虐」之愚事、却陷於受民衆怨恨之結果者、頗不少也、今日日本之使命即在增進民衆相互間之福祉、苟助個人之私利、而犧牲民衆之幸福、則全然違反其主義、無非反覆重演從前之失敗而已、日本人厚於情誼之弱點、因與對手交際頻繁、往往生出親疎好惡之別、於不知不覺中易犯此種錯誤、於是遂爲彼輩先天的巧妙外交所翻弄、或不期而爲彼等之代言人、或爲彼輩掩飾是非之宣傳所利用、或因知覺錯誤、驟下謬誤之判斷等、此往往經見之事也。

再對人的關係、因人之變化、政策亦不能不隨之變化、不能永續、却能與以不利之影響此亦不容放過之問題也、因之當施行對華政策之際、應當立足於「以一般民衆爲對手」之觀念上、不可再以個人爲對手、應考其所思所行之事體之善惡適與否、而以事體爲對象、不注重個人感情、此屬特殊重要者也。

【六】須排除新舊軍閥及其他榨取者

中國舊式軍閥從來除榨取人民、肥飽私囊、從事私鬥外、關於中國民衆幸福毫不加以何等顧慮、軍閥在中國社會上爲有害無益之存在、此乃一般定論也、故隨時代之進步、軍閥逐漸趨於退化之一途、在今日其勢力已爲蔣介石氏之新軍閥所壓倒分散、僅殘喘而已、尤其目下大部分之華北軍閥、受中央之壓迫與監視、仰中央之鼻息、以保持其地位、以圖榨取民衆、與橫發不義之財之期間得以延長以外、毫無顯出何等氣魄與勢力、往時反抗中央暴政、毅然獨立、雄飛一世之氣慨、今已隨時代而消滅、不能再見矣、世人期待因其大同團結、尙能發揮其威力、然彼輩因利害關係相異、併無捨小異而趨大同之雅量、所以世人一切期望、亦終成泡影耳。

此鑑諸過去歷史本可明瞭、將近末期之今日軍閥、尤其如斯、故今日軍閥懾伏於日本威

力之下、阿諛諂佞迎合日本、此亦不外保持其地位而已、有何等主義信念與熱誠、此必須深知者也、要之、現在存在之軍閥、以其現況、則非唯毫無利用之價值、且其害甚大、所以應與中國民衆協同指導而排除之也、然在過渡時代、欲圖將現存軍閥一舉而排除之、勢有所不能、故其存在者、亦不能不與指導、設現在軍閥能真實了解日本光明正大態度、捨棄其舊式軍閥之惡劣生活、爲四萬萬民衆之福祉與世界人類之幸福、共同向前邁進時、其喜悅殆不啻砂中得玉、斯時日本將不吝與之提携、本前述之大理想向前邁進、自不待言、日本最希望者亦在此也、

以上一節、該文中所謂「廢權取主義、而採賦與主義」、「尊重獨立、以保持其民族面目」、「勿重個人關係、須採是是非非主義」、及「消滅新舊軍閥、及其權取者」是也、夫自十八世紀科學工業發達以來、謀富國裕民者、莫不以振興工商、爲發展經濟之唯一捷徑我國自清末迄今、時而高唱商戰主義、時而高唱經濟革命、其努力於工商經濟者、似亦未嘗稍落人後、而不意所行結果、東西各國所賴以致富致強者、我乃因之而愈貧愈弱、此其故何耶、豈真中國之國民情況、只宜於閉關經濟、不宜於世界經濟耶、曰、否、殆中國經濟程度、甫值萌芽時期、只堪栽培、不堪剝削故耳、嘗查我國自海禁大開之後、一方面

羨慕外人物質文明、社會物質需要、已達至頂點、而另一方面工業出品、則尙未脫手工業時代、因需供相差過遠、致歐美物質先進國家、乘機而入、以榨取我之利益、此爲我國經濟破產之第一原因、其次、我國黨人、皆係破落戶出身、一旦攫得政權之後、如餓虎撲食大嚼大嚙、致全國人民之血汗贏餘、皆斷喪於橫征暴斂之下、此爲我國經濟破產之第二原因、又次、民國以來、在北洋軍閥時代、有直皖戰、直奉戰、在黨治時代、又有大小戰事十餘次之多、而討共剿匪、尙屬例外、因內戰之前仆後繼、致地方之糜爛不已、此爲我國經濟破產之第三原因、外此、更有所謂外商之投資問題、匯兌問題、及外債問題、交通不便問題等等、亦皆我國經濟破產之甚大原因、然原因雖多、而歸納言之、則不外乎「痛受榨取之害」一端而已、蓋我國黨人、平時、刮盡地皮、存放英美銀行、英美也復以黨人存款、輾轉向中國投資、以間接剝削我國家社會、此種情形、即所謂狼狽爲奸、榨取我民者是、夫以我國生產事業之不發達、重以黨人與歐美經濟勢力之無歷榨取、欲其不貧且病安可得乎、此次日陸軍某要人、對於中日經濟提携之意見、曾云「經濟提携之根本、在共存共榮、共存共榮之根本、在廢榨取主義」此言也、可謂認清我國貧弱之病根、蓋歐美之經濟侵略不排除、黨人之聚斂政策不打倒、欲謀中國經濟興復、自無異於夢囈、然徒打倒

歐美與黨人、只可以剷除病根、而不可以恢復元氣、揆之復興意義、似猶未備、故必也
更如日陸軍某要人所云、「爲救濟中國民衆、應先與以資本、與以技術、與以安居樂業、
使完成其生存、然後與以生活之餘裕、與以購買力、如此在與以民衆幸福間、則中國自然
與帝國、精神上勿待論、甚至經濟上、亦可結永遠不可分之關係也」、等等辦法實現之後
而後我國經濟、乃能發榮滋長、經濟發榮滋長、而後中日乃能提携、以達到共存共榮之
目的也、我國人今日鑒於經濟破產之危機已至、有高唱國聯技術合作者矣、有高唱利用歐
美外資開發我國經濟者矣、有高唱仿效蘇俄共產主義、實行社會經濟者矣、種種高見、不
一而足、可見國人對於經濟問題、均未肯等閒放過也、然此種辦法、仍一摻取主義之變相
方式耳、無論是否行通、均與我國計民生、初無絲毫裨補、換言之、即令此種辦法行通、
初不過便利黨人與歐美人、打成一片、以吸盡我四萬萬同胞之脂膏而已、故此種辦法、吾
人始終反對不遺餘力也、吾人所贊成者、必也在中日提携之原則下、以我國之天然富源、
利用日本之科學技術、使無限寶藏、均行開採、使整個東亞、頓成物質文明世界、使歐美
商品、均不能乘機侵入、而後我國經濟、乃能發榮滋長、而後中日關係、乃能因此愈加親
密也。

或曰、在中日今日情形之下、一強、一弱、一富、一貧、兩者相比、不啻天壤、此能謀經濟提携乎、曰、不能、不能則將如何、曰、先決問題、必謀政治上之國際地位平等、民族地位平等、此卽日陸軍某要人之所謂「尊重獨立、以保持其民族面目」是已、蓋九一八來中國人民之凜于東北覆轍、無日不懷「日必亡我」之念、此念既橫梗胸中、故日人雖自矢無他、而中國人民、則無人肯信、非不肯信、不敢信也、日本今日如欲中日合作、其唯一辦法、必須尊重中國之獨立自主權、俾中國人民、對於畏日仇日之念、漠然冰釋、則携手同行、始能有不期然而自然之勢、否則、如日本自恃其強、事事以征服爲手段、恐反響之來、必有出乎意料之外者、日陸軍某要人曾云「中國爲最重面子之國民」尋此語以求日本對華政策、與我國對日心理、可謂兼籌併顧、無餘蘊矣、除此之外、吾人以爲更有一點、爲中日未克親善之最大癥結、此癥結唯何、卽過去日方過于重視我國黨人而輕更我國民衆力量是、夫黨人自民十五年北伐至今、始終未能得到國民之公認、八九年來、彼黨之所以尙能安居南京者、此不過彼黨之權詐作用、有以致之、而全體國人、固猶未嘗承認南京政府爲合法組織也、今者、國人反黨反蔣、日亟一日、日本如知民氣所指、卽成敗所歸、自宜友我國民、愛我國民、勿爲蔣黨邪說所動、演出助桀爲虐、或爲虎作倀之惡劇、則將來國

體改組之後、國人感激日本之心必切、而兩國邦交、從此必永遠親善矣、如誤認蔣介石爲中國惟一政府領袖、誤認國民黨爲中國惟一政黨政府、甚至丟棄四萬萬中國民衆于不顧、而對於蔣介石一系一黨、則擁護之、是日本亦與歐美同一見地、同一不明是非者也、如此而望中日親善、不亦偵歟、總而言之、中日是否親善、其關鍵只在中國人民對日心理如何、欲使中國人民對日友愛、必須日本對華政策、純粹以民衆爲對象、好其所好、惡其所惡、而後所謂大亞細亞主義、乃能實行、否則不但提攜不可能、即併存亦不可能、此乃國勢人心之所趨、如水就下、任何人不能否認也、關於此點、凡屬中日人民、均應該認識清楚。

【七】排斥職業的親日派

在中國有日本留學出身、能日本語、以爲謀生糊口之資、而自稱親日家之一流、此等親日家、介乎國民政府當局與日本之間、表面假裝調整兩國國交、謀親善提攜、而玩弄逢迎日本官憲之言辭者、亦頗不乏人、彼輩除以繆和日本之態度(所謂懷柔者)與任刺探日本當局之意嚮態度之間諜外、毫無所能、因之欲利用彼輩以求貫徹日本之主張、此誠判斷錯誤或因彼輩之泣訴哀願巧言令色、我方頓時緩和、而呈所謂緩和地帶之觀、此往往經見事也、由此可知、彼輩得意之日本語與日本知識、非爲日本謀、實乃爲自己與本國謀、因之

爲日本計、彼輩非有利之存在者、而日本朝野尊重彼輩如救世主然、此不禁令人啞然失笑者也。

中國人自謂無歐美派親日派之別、僅有中國一派而已、此確屬實情。既在事實上、了解大局、痛感與日本有提携必要者、不祇限於親日派、歐美派中亦大有人在、要之、如前項所述、不應以個人爲本位、而應以事體爲本位、加以觀測、與以交涉也、若由我日方先配以有色眼鏡、漫然區分何爲親日派、何爲歐美派、以示好惡之情、洵屬滑稽至極者也、結局日本爲彼輩所利用、毫無受益之處、況今日所謂親日家之泰半、其實力財力、大多劣於歐美派數倍而不止、而成爲落伍者、且目下之情勢、蔣介石氏究不過因綏兵計必要上、而暫時利用彼輩而已、

要之、日本欲圖依賴彼輩職業的親日家、企圖中日親善或提携時、是不營緣木求魚、尙不如直接接觸確有實力者及責任者、以決定贊否、辨別黑白、較爲賢明之策也、換言之、此際中日間有綏衝人物(指親日派)、對中國雖有所必要、然對日本誠爲有害無益之存在、此不可不知者也、然彼輩親日派今尙在各處跋扈、凡語學不得意之日本人、採便宜主義、擬利用彼輩、卽於不知不覺間、反有易爲彼輩所利用者、頗不乏人、此亦須特加注意者也

以上一節、該文中所謂「排斥職業的親日派」是也。夫親日一語、誕生于中日多事之秋、尤其在中日正在努力親善之今日、不能謂其不時髦、不新穎也、而日陸軍某要人乃排斥之不遺餘力者何耶、豈抗日爲日本所不許、而親日亦爲日本所不容耶、曰、否、此指假親日者言、而非指真親日者言也、蓋親日之動機、在于謀東亞人類之真正和平、並非謀個人之升官發財、此其意義之重大、宗旨之純潔、自非一般寡廉鮮恥者、所能濫竽僨事、假使有人焉、以市僧之心理、作居奇之活動、是以親日大題、爲個人漁利之終南捷徑也、其出發點既不正當、其結果之不能有益于中日大局、尙何待言、九一八後、我國親日外交、盛極一時、吾人初以此乃中日外交好轉之現象也、迨查其實際、始知所謂親日外交云者、卽黃郛以善說日本話而榮任北平政整會委員長而已、次則殷同以善說日本話而榮任北寧路局長而已、又次、則李擇一陶尙銘熊斌殷汝耕之徒、以會說日本話、而分別領功受賞而已、外此、則黨人之三重政策、依然未改也、黨人之以夷制夷謬論、依然高唱如雲也、黨人之遠交近攻拙技、依然進行未懈也、夫此詎足爲中日親善之真正表示哉、四五年來中日外交之不能走入正常軌道、有由來矣、吾人在黃殷等高唱親日口號之時、早已知其必無好結果、爾時有懷疑吾人之言者、以爲吾人量狹不能容物、今黃郛雖去職、殷同則尙在、借問彼輩親

日數年之久、其有益于日者安在、其有益于中國者又安在、吾知彼等捫心一思、應必啞然自笑、然黃殷等、豎子何足道也、所怪者、爾時、我國黨人、既欲縵和中日空氣、乃不爲高明者是求、而一惟若輩是用何耶、或曰、黨人之親日、僞也、黃殷、黨人走狗人、其親日、亦僞也、以僞政府、用僞親日外交、聲應氣求、孰曰不宜、予曰、雖然、然予更有怪于日本方面者、殷黃之徒、平時對於祖國觀念且萬分薄弱、而日方竟望其爲中日雙方利益是圖、豈非事之大感歟、吾人嘗言、天下惟愛己者始能愛人、黃殷等對祖國且不知愛、而望其推愛日本、天下寧有是理耶、故吾人于過去中日外交、時嘗引爲憾事者、即在假親日派等之內欺國人外欺友邦、而同時中日雙方亦未嘗覺其奸僞一點、此事實、非苛論也。

或曰、如吾子言、黨治失德、衆叛親離、內既不爲國人所容、外復不爲國際所信、是中日外交、不能期待於黨人、不待言也、其次、黃殷之徒、勾結黨人、因緣爲奸、下以之欺國人、外以之欺友邦、是中日外交、不能期待於若輩、亦不待言也、然則以中國人今日之國情、謀中國當前之外交、究竟誰能繼起負責、而且可以斷其必能成功乎、曰、必也速組華北自治政府、另選賢能有德之士、畀以外交全權全而後可、蓋過去中日外交之最大錯誤、不外兩點、一、在國人方面、誤信黨人之二重政策、以爲黨人所唱之遠交近攻及以夷制夷、

必能戰勝日本也、二、在日本方面、誤信假親日派之欺騙外交、以爲若輩善說日語、必能謀中日綏衝也、而不知此兩種錯誤、前者則挑侮啓釁、重觸日人之怒、後者則辱國喪權、重貽國人之憂、故四五年來、中日親善之口號愈高、而去離親善之程途亦愈遠、中日提携之進行愈力、而去離提携之真意亦愈左、此皆所謂殷鑒不遠、覆轍相尋也、今吾人對於中日前途、並無較大希望、然站在中日互利立場言、竊以爲屬於我者、國人應知欲謀中日親善、黨人決非交涉主角、一般假親日派亦決非交涉主角、必也、推翻黨治、剷除假親日者、而後民主共和派之正常外交始能實行、而後始能與日本重開談判、以謀雙方之互利也、屬於人者、日人亦應知欲謀中日親善、黨人決不配作交涉對象、假親日者亦決不配作交涉對象、必也贊助中國人民、在最低限度內、予國人以改造國是之機、而後民主共和國家乃能實現、而後中日乃能攜手言歡、重訂萬年不壞之和平條約也、關於此點、吾人以爲中日雙方人士、均有同樣着意之必要、故縷述於此、以與日陸軍某要人「排斥職業的親日派」之言、互爲發明、凡有關於中日大局者、對此亦應該認識清楚、

【八】捨棄錯誤之優越感

在中國人對日本人不平聲中、以日本人藐視中國人、往往發揮優越感一事、最令人感覺

不快、蓋世界任何國民、基於愛護本國之感情上、心中私自懷有優越感亦屬當然之現象、然不可將優越感過分擴大、驕傲異常、以壓迫他民族、尤其有一部不良日本人、意行經營違禁品、無票乘車等不法行爲、或對中國人逞威欺壓、任何人皆生不快之感、此非大國民之態度也、向對方誇示優越感者、却反顯示自己身上之無知、凡真有優越感者、應自高身價、尊重對方人格、而加以愛護、取乎此大度量而爲大國民之態度、洵屬至當者也、如此則對方自將兄事日本、師事日本、終至不求而自和陸日本矣、蓋此淺膚之優越感、即在滿洲國統治上、對於兩國融和上、亦能生大害、因之此優越感足爲大陸政策遂行上之障礙、須加特別注意、總之日本對華政策之基礎的觀念、在基於救濟世界人類之大方針、先拯救中國民族、然後與日本謀共存共榮、以產生東亞永遠和平、卽於此信念之下、應以正正堂堂之決心、除去一切障礙、而勇往直前也、

以上一節、該文中所謂「對華之態度」是也、關於中日相互間之態度問題、吾人以爲必由情感與理智兩方面共同研究、而後乃能不偏不阿、底于至善、蓋國與國間之結合、一如人與人間之結合、今假如有甲乙兩家於此、守望相助、出入相友、有無相通、疾病相扶持、如此而謂此兩家有不熙攘融洽相互發展者、吾不信也、反之、如利則相爭、害則相避、鼠

牙雀角牛欄鷄棲之事、動輒錙銖必較、甚則反唇相譏、再甚則揮拳相向、如此而謂此兩家有不因一時之細故、種百年之深憂者、吾亦不信也、中日兩國者、甲乙兩家之類也、同種同文、地隣人接、種種關係、均有天然撮合之不可分性、兼之世界情勢、日趨惡劣、人類生存競爭、顯然由國界趨于種界、由個體趨于集團、東亞和平責任、勢非中日羣策羣力共同擔負不可、故無論中日過去問題、複雜到如何程度、而一爲自助助人之大義大體着想、此中國人之愛好中國者、同時亦必愛好日本、日本人之愛好日本者、同時亦必愛好中國、此乃天經地義、有不得不然之理勢在也、迺不幸事實之來、一則爲家道中替之破落戶、一則爲方興未艾之新興國、因爲強弱貧富之不同、遂致意見步調之異趣、而同時、歐美之有求于我者、復乘間抵隙、大加挑煽、以求假途滅虢之一逞、此與甲乙兩家因一時之細故、種百年之深憂者、何以異乎、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不明情感與理智之咎耳、因爲不明情感與理智、故富者恃其富、強者恃其強、而驕傲之心生、貧者傷其貧、弱者傷其弱、而怠忌之念起、驕傲我爲神聖、人爲芻狗、傲則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而一切矯枉過正之處形成矣、怠則不自修、忌則畏人修、而一切激烈失當之舉形成矣、此中日兩國之所以形同冰炭、而屢次有不幸事件發起也、假使中日雙方對於情感與理智二者、均有深刻認

識、有餘者、以我之有餘、補彼之不足、有長者、絕我之所長、補彼之所短、則我富矣、人只羨其富、而忘其所忌、我強矣、人只慕其強、而忘其所忌、又何激烈對我之有、不足者、自知我之不足、而借重彼之有餘、所短者、自知我之所短、而借重彼之所長、則我貧矣、人只憫其貧、而忘其所驕、我弱矣、人只憐其弱、而忘其所傲、又何矯枉對我之有、故中日者、兄弟之邦、手足之國、同在二十世紀之天演舞台、與白種人爭生死也、而彼此之間無所爭也、其有所爭者、殆由少數不明情感與理智者、故意作此喪心病狂之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以妨害中日邦交爲得計耳、此次日陸軍某要人對於「日人對華之態度」一節、以大公無私之胸懷、作愷切詳明之批評、此其識見遠大、言論公正、實不能不令人五體投地、自今以往、日人方面果能因某要人之一言、而態度日趨和霽、中國人方面亦能因某要人之一言、而態度日趨謙抑、則煮豆相煎之事、自必減少、而所謂中日親善、自亦不患其不能立刻實現矣。

然吾人於茲竊欲更有所言者、態度乃心理之表現、心理以事實爲轉移、今以中日間之事實言、所謂中日提携、所謂東亞和平、所謂共存共榮、所謂實行大亞細亞主義、此乃日本方面所爲提倡要求、中國人民方面所爲共鳴共感者也、乃日本方面欲如此、中國人民方面

亦欲如此、而黨人則懷抱各殊、偏不令其如此、此種事實、豈非妨害中日間之心理至深、而促起不良態度之所由起乎、九一八後、中日兩國人民、有爲「對華過於侮慢」之舉者、有爲「對日時懷報復」之念者、此誠令有識者引爲極大不快、然澈底言之、日人之對華過於侮慢者、乃屬極少數血氣未定之士、而大多數人民、尤其政府方面、其有此種態度表現者、則初未之見焉、是知日本對華之態度、猶有可爲諒解者在也、而我國黨人則不然、人民並無仇日之心、而黨人則非勒令其仇日不可、人民本無抗日之念、而黨人則非勒令其抗日不可、由此以觀、可見中國人民對日態度亦無疵可議也、不得已也、惟黨人之威脅利誘、實爲中國人民不能與日本攜手言歡之最大厲階、此種事實、又豈非妨害中日間之心理至深、而促起不良態度之所由起乎、日本少數血氣未定之士、對華態度不良、猶有政府及大多數人民爲之補救、中國黨人對日態度不良、而中國人民處於被壓迫地位、則竟無法救藥、是中日提携等等偉大工作、在日本方面終屬有望、而在我國黨人方面、則無異於與虎謀皮也、此種事實、又豈非妨害中日間之心理至深、而促起不良態度之所由起乎、總而言之、欲謀中日相互間之態度友善、必須除去中日相互間之最大癥結、此亦譬之甲乙兩家焉、甲乙本無仇、而第三者挑唆其間、則仇深矣、如欲恢復甲乙間之感情、自必以排除第三者爲第一

要義、我國黨人、中日兩國間之第三者也、在清末倒清時代、彼等曾以甘言給日本矣、在民初倒袁時代、彼等又曾以甘言給日本矣、今彼輩小人得志、以怨報德、對於日本過去援助革命之功、一字不提、而反今日聯俄、明日聯美、欲以二重政策置日本於死地、此種不平之事、不惟日本方面、不能忍受、即凡有血氣者、又孰能不代爲不平、故日人對華態度、有時以過分態度對中國人民者、則不免大錯特錯、而施之於黨人、則又可名之曰大快人心也、我親愛之同胞乎、我東鄰之友乎、中國有國民黨在、日本永無親華希望、中國人民亦無親日希望、東亞有國民黨在、中日提携永無實現可能、東亞和平亦永無實現可能、此次中華民主同盟會諸君子、組織華北新政府、內以倒黨、外以聯日、其最大意義、即爲圖謀中日親善而發、惜厄於黨威、至今猶未實現、此吾與君所應共同努力者也、諸君果知國民黨今日與中日問題有極大關係者、對於日陸軍某要人此節言論、亦必應該認識清楚。

四、對國民黨及蔣介石氏之認識

日本基於以上所述之光明正大方針、應付中國時、仍有阻害其實行者、即國民黨黨部以及蔣介石政權之存在是也、

國民黨自經蔣介石數次實施清黨運動後，已變爲蔣介石氏之私黨矣，在我日本至今尙有錯覺蔣介石與國民黨個別存在者，因之亦有人做離間國民黨與蔣介石工作之言動者，此誠認識不足之尤者也。按蔣介石氏及國民黨與浙江財閥所結合之新軍閥，對於四萬萬民衆施以未曾有之壓迫榨取，已述之於前，且此輩新軍閥與日本、自濟南事件發生以來，處於全然不相容之立場上，尤其因滿洲事件，此輩之唯一題目「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完全失敗，因之實際上面目完全失墜，故對於日本抱深刻怨恨，確屬事實，又過去十數年間，教育國民以喪失國土視爲罪惡之思想，因之今日無人敢擔當與日本謀真正解決交涉也，所謂自掘陷穽自行陷入，焦燥愈切，陷入愈深，前失滿洲，今華北之將失亡，實亦處於難以擺脫之狀況中也，世人往往有以蔣介石氏係機會主義者爲理由，而判斷蔣氏鑑乎大勢不利，必將轉向，此可謂過分輕視前記之事實矣，尤其蔣氏之轉向因有屈服之意義，具有污名遺傳千載之性質，以重面子之中國國民性言之，其真實轉向頗屬困難問題也，况蔣氏及首腦部一部人士雖認不得已而有轉向之必要，但依彼之教育所熏化之末梢神經（即受國民黨排日教育之國民），已病入膏肓，此項手術，殆等於自殺，因之彼等對其部下辯解謂，今日之屈服不過係待諸他日復讐之機會之一時手段而已云，據此可知雖表面上對日轉

向、亦非真正中日親善、因之產生民衆永遠幸福之一舉、亦斷然不能實現也、

且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兄弟等、以蔣宋兩氏爲中心之閥閥、與浙江財閥之關係、及此等與英美之因緣關係、如彼等巨萬之財產大部分存入某某國銀行耶、事實詳加考察、則可推知蔣介石氏及其一黨到底不能與立於利害相異之立場上之日本容易握手也、曾庇護孫中山之日本老志士中、雖仍有將對孫中山之同情與熱心、移於蔣介石之上、而好愛蔣介石之人、然一私人蔣介石、與國家公員之蔣介石、其立場自有不能同視之性質、亦明瞭也、

以上一節、該文中所謂「對國民黨與蔣介石之真正認識」是也、在此一節之中、吾人有兩點表示同情、而佩服某要人之真知卓見不已者、一、即國民黨與蔣介石之因緣分合問題、二、即蔣黨現政府所操持下之親歐美反日問題、蓋自國民與蔣介石狼狽爲奸、而以「國民革命」四字、欺騙我四萬萬黔首愚黎以來、在全國之中、在舉世之大、鮮有能知其個中真相、而公然揭出其擾亂東亞、荼毒生靈之黑幕者、今日陸軍某要人、以透闢精邃之眼光、與發奸摘伏之言論、一舉而暴露之、此豈僅僅所謂先得我心而已哉、直可名之曰、言中國人之所欲言、言中國人之所不敢言是已、夫自第一問題言、自當年孫文毀黨造黨起、至

今日蔣介石借黨營私止、前後幾二十年之久、望其形、衣中山之衣者、蔣氏也、聞其聲、言中山之言者、亦蔣氏也、此固任何人不能不承認蔣即孫之唯一信徒也、然此特一部分對蔣氏與國民黨無深刻認識者、皮相之語耳、苟有人焉、查其內幕、則知在民國五年時、孫文投降第三國際、此時之國民黨、已僅僅只剩一付軀壳、而蔣介石赴俄考察回國、組織黃埔學校以後、此時之國民黨、更完全爲蔣系共產勢力所規持、其後、在民十七年時、蔣氏雖大舉清黨、然此乃國共分贓之常態、非蔣氏反對共產禍國也、亦非反對共產禍黨也、乃反對共產勢力危及本身耳、蔣自清黨以後、司馬野心、日漸暴露、不惟黨外人知之者衆、反之者衆、卽黨內人如桂系、如閻馮等々、亦莫不知之者衆、反之者衆、蓋自民十七年以後、蔣氏外託國民黨之名、內行獨裁專制之實、而欲令其私人走狗、如吳稚暉、陳果夫、陳立夫、宋子文、孔祥熙、王正廷、朱家驊、何應欽、居正之徒、以蔣介石勞苦功高一語、擁護其爲唯一領袖、而造成秦始皇第二之萬世基業者、殆任何人知之矣、夫蔣氏之所自爲者如此、其所以對付其先總理手創之國民黨者又如彼、而一般不明真相之士、乃仍以國民黨三字加諸蔣氏之頭、恭維之歟、實譏笑之也、此與以曹操爲漢大丞相之事、正復相同、恐蔣氏聞之、口雖感謝、而心則怒不可言也、不然者、使國民黨至今尙能存在、使蔣氏

至今仍奉國民黨正朔、則以孫文在天之靈、與黨治九年之功、所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者、宜乎久已實現矣、何至今反塞入故紙堆中耶、所謂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者、宜乎久已求得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矣、何至今反國破家亡、民不聊生耶、由此而言、可知過去之廣州國民政府、共黨與蔣氏合組之政府也、非國民黨政府也、其後之南京國民政府、蔣氏一人一系之政府也、亦非國民黨政府也、總而言之、此與李自成之佔據北京、洪秀全之開府南京、無以異也、更質而言之、殆蔣氏個人包辦下非驢非馬之非法組織也、因其爲非法組織、故言對外、則外交無中心主張、而挑侮啓釁、開罪友邦、辱國喪權、失地喪師之事、不斷發生、而大好河山、大好同胞、均被蹂躪斷送而不悔矣、言對內、則內政無切實辦法、而橫征暴斂、貪污無恥。殺人放火、無法無天、破壞道德、摧殘民命之事、層見迭出、而內戰連年、匪患充斥、天災流行、所有安分良民、均被迫而出于不顧一切挺而走險之一途矣、此國民黨之咎歟、抑蔣介石之咎歟、予則曰、國民黨種其根、而蔣介石加其厲耳、故有以蔣氏爲孫文唯一信徒者固非、而以今日之南京政府爲國民黨原來組織者亦謬也、再自第二問題言、蔣氏專權之後、國民黨雖名實俱亡、然蔣爲一統天下計、欲擒兔、必噬狗、欲射鳥、必張弓、故其對於國民黨一般老同志、凡屬

稍能逢迎稱旨者、仍不惜以金錢地位奉養之、使其忠爲己謀、且以之爲收拾人心之具、故國民黨雖亡、而一般五代馮道、如于右任、吳稚暉、林森、居正之徒、仍得名列三台、腰纏萬貫者、緣此故也、第蔣氏心中既以個人獨裁爲唯一目的、則其所恃爲開路先鋒者、當然不在國民黨之老古董、而在其一手製造之新角色、新角色者何、即所謂裙邊關係、桑梓關係、師生關係等々は是、故今日南京要人之中、擺空架、放空砲者、雖多于過江之鯽、而真能主持蔣氏之家事黨事國事者、則另外有其私人走狗在焉、蔣氏之私人走狗、既以蔣氏提拔之恩、夫榮妻貴矣、而自問生平、則爲殊乏一長、以資報稱、因之、有留學英國者、則對蔣氏獻媚曰、吾、英國留學生也、英之某政黨、某要人、吾所習而友之者也、君欲創萬世之業者、吾敢擔任聯英、以爲君助、有留學美國者、則對蔣氏獻媚曰、吾、美國留學生也、美之某政黨、某要人、吾所習而友之者也、君欲創萬世之業者、吾敢擔任聯美、以爲君助、其他、主張聯俄聯意者、亦莫不如是、蔣氏顧而樂之、以爲諸說果行、即可如願相償、于是充南京政府、極蔣氏耳聞目接之地、莫非「歐美外交、歐美外交」之高狂聲浪矣、夫英美俄意者、白色人種中之夙以侵略有色人種著者也、庚子而還、共管瓜分之說、非出于若輩之口乎、使爾時無東鄰日本之崛起、吾其爲印度安南非洲也久矣、蔣氏今日既自行開

門揖盜、若輩亦自驚喜欲狂、認爲爭嘗鼎鑊之一絕妙機會、是故比年而還、有以國聯技術合作餌蔣氏者矣、有以國際大借款餌蔣氏者矣、有以訂賣軍火、及贈送飛機餌蔣氏者矣、歐美人之用心、固至可畏、而蔣黨之愚妄、亦至可恥也、九一八後、蔣氏獨裁迷夢、因滿洲事變、大受打擊、蓋獨裁必須國人擁戴、而失地喪師、則絕對無以自解于國人、故蔣氏與其黨徒至此、野心雖云稍煞、而報復日本及勾結歐美之念、則反因此愈熾、日陸軍要人之所謂「此輩新軍閥、因濟案與滿案面目失墜、故對日本深抱怨恨」之語、非虛構也、吾國人不明蔣黨作用、見其拉攏歐美、反對日本、即以若輩有愛國胆肝、誠不媿爲一國領袖、甚則以墨梭里尼希特勒譽之、而不知此乃蔣氏爲自身清想、欲以反日題目、爲欺人耳目之工具耳、不然者、滿蒙之失、乃該黨孫文所自動放棄於前、而蔣氏所自行一手斷送于後者、天下豈有自作之孽、而不承認其錯誤、而反謬爲聯歐美仇日高調、以眩天下人耳目耶、或曰、蔣氏聯歐美仇日、乃以夷制夷遠交近攻之妙着、亦卽救亡圖存復興民族之要道也、子非中國人耶、何責之甚也、此次日陸軍某要人所謂「蔣氏聯歐美仇日」云云、此乃站在日本立場應有之語、而子乃亦作此種隨聲附和論調者、何耶、曰、否、予固無識于日本某要人、予亦無仇于蔣氏、予之所言、爲中國前途、非爲他也、蓋蔣氏竊國九年之久、吾民

之有所忍有所待于蔣氏者、厚矣屢矣、苟蔣氏有一事爲民衆謀利益者、則吾人亦可承認其爲政府領袖、而忍之待之、而再忍之再待之、苟蔣氏雖不能爲民衆謀利益、而亦無大害于民衆者、則吾人亦可承認其爲政府領袖、而忍之待之、而再忍之、再待之、苟其雖有害于民衆、而對外猶能發揚國威、開疆拓土、如秦皇、漢武、唐太宗、元世祖之流者、則吾人亦可承認其爲政府領袖、而忍之待之、而再忍之、再待之、苟蔣氏雖不能對外發威、而猶能不偏不倚、嚴整外交陣容、拿定立國主張、以謀國際間之安全和平者、則吾人亦可承認其爲政府領袖、而忍之待之、而再忍之、再待之、今蔣氏有一此乎、無也、不惟無而已也、且內以演成支離破碎之慘象、外以造成戰雲瀰漫之危局、此國家之蠱賊、而國際之公敵也、尙得名之曰政府領袖乎、吾知除蔣氏勢力能將全國四萬萬同胞一刀斬盡外、而公道之在人心者、終不能默爾而聽蔣氏之宰割玩弄而不言也、昔者日俄之役、以我東北爲戰場、而滿清政府作壁上觀、結果東北由俄人送于日本之手、日德之役、以我膠州爲戰場、而北京政府作壁上觀、結果膠州由德人送于日本之手、此兩政府者、猶僅作壁上觀已也、而史家譏之、人民痛之、以至于清亡北洋軍閥倒、猶不能掩此劣迹、今蔣氏對日、既不能學「寧爲玉碎、勿爲瓦全」故智、以求拚死一戰、又不肯效「毒蛇螫手、壯士斷腕」辦法、以求誠意之

和、而乃今日求張三、明日求李四、豈以爲國際戰爆發之後、中國可相安無事耶、此種荒謬舉動、我愛國同胞聞之、孰能勿動于中乎、此次日陸軍某要人之所以明言國民黨與蔣介石不可作爲朋友者、其意殆指其倒行逆施結果、必由中國問題、而危及整個東亞、故斥之卽所以教之、教之卽所愛之也、吾人之所以明言國民黨與蔣介石不能作政府領袖者、其意則指其倒行逆施結果、必由東亞問題、而危及中國本身、故斥之亦卽所教之、教之亦卽所以愛之也、吾人之言雖與日本某要人之言如出一轍、而出發點各有不同、識者細玩自知也、然國民黨與蔣介石輩、無足斥、無足教、無足愛者也、日本陸軍某要人及吾人之言、雖極盡誠懇懇之能事、其有濟耶、其無濟耶、吾知除按照吾人居恒主張、以組織華北自治政府、爲改造國是協和友邦之補救方法以外、任何良言良藥、皆不足以移黨人之心、治中國之病、而謀中日之親善、與東亞之幸福也、關於此點、吾人希望中日兩國人士、在熟讀某要人及吾人拙作之後、對於中目前途所宜決擇之點、亦應該認識清楚、

五、中國赤化運動

中國之赤化運動、隨國民黨之容共政策而瀰漫於全國、蔣介石氏自昭和二年（民國十六

年）來驅逐共產黨、屢行清黨運動、然其思想至今猶可認浸潤於下級黨部中也、加之蔣介石氏等首腦部、與浙江財閥相勾結、退化爲資本主義之新軍閥、然其組織、形體以及行動等、至今猶與共產黨相距不遠、此徵諸實跡亦可明瞭、故蔣介石雖努力討伐共產黨連亘數年之久、仍未收何等可觀之效果、此恰如押按半裝空氣之膠皮球、此方押入、則彼方突出如此轉轉移動、遂不能破壞、蔣氏之勦共殆無異於此、欲圖根本的討伐、一舉掃清、概不可能也、且反能擴大其實力、能助長「第三國際」所企圖之西北路線之四川、青海、新疆之連絡完成、如此觀來則不能不疑蔣介石氏是否真心討伐共匪也、按中國之共產黨（即所謂之共匪）與蘇聯之共產黨大異其趣、蓋中國之所謂共產黨組織分子大部分爲農民、即因受國民黨之惡政之影響、而所生之農村窮民與反國民黨分子所結合之集團也、而此種運動仍似爲此輩擬假蘇聯共黨之援助、以維持其生存之民衆運動也、另一方面、蘇俄共產黨亦利用此輩、以圖擴張勢力、因而與以種種指導者、洵所當然者也、故在國民黨虐政繼續期間內、農村愈益窮乏、共匪之蔓延亦愈趨愈盛、此極易明瞭之事實也、

中國是否可行赤化？此乃國民黨勃興以來之議論紛芸之問題也、然中國古來易姓革命勿容論矣、蓋於地方發生兵變等機會時、土著民衆、則追隨軍隊之後、以掠奪分配富有者（

土豪劣紳）之財產、以爲必然之權利、此種原始的共產觀念、卽爲一般民衆共同之心理、另一方面今日之共匪領袖使地方民衆及其部下、實施原始的共產主義、而自行徵收其分攤之利益、以種種事實足資證明中國共產黨已向軍閥途徑變化矣、由此可知若分配目的物不存在時、則共黨自有退化安定之可能性也、且蘇聯之共產主義、乃在秘密警察隊及赤衛軍極端壓迫專制之下、勉強實行者、而在中國則此種統制機關之成立、勢不可能、此鑑諸蔣介石藍衣社政策之不成功卽可知之、故由上述兩項事實觀之、則純粹之共產黨政權能否在中國全境樹立、頗屬疑問也、假使共產黨、能一時風靡中國全境、亦究不過有「大風一過已然退化之趨勢耳」、然在其過程中因混亂所生之民間痛苦與悲慘事實及對日本帝國所及之影響、皆可逆料而知、日本終不能隔岸觀火視而不顧也、尤其蘇俄企圖試行利用彼輩以爲破壞日本帝國之手段、必須特加戒備而有預防之必要也、

中國共產黨（共匪）所以猖獗之主要原因、由於中國國民黨惡政所激成、故救濟之道、端在改革其政治、以減輕人民負擔、排除種種壓迫、以保持其生活是也、故基於防止赤化救濟人民之見地上、中國歷來爲政者之根本改造、誠爲中日兩國國民共同之目標也、加之如上所述、中國國民黨有與蘇俄共產黨之組織形體相距不遠、因之中國執政者雖至勢窮亦

不能轉向親日、然實際上轉向蘇俄共產黨之可能性較爲巨大也、依最近消息、業已證明有此種徵候矣、蔣介石氏已與蘇俄結合、受其援助、企圖妨害日本政策、種種事實已屬明瞭、必須特加注意者也、

總之中國共產黨本體、毫不足懼、唯蘇俄利用彼輩之行動、對日本所及之響影、須特加嚴重注意、最要者、講求對策不得有誤、然防止赤化之要點、則在先消滅民衆赤化之可能性、欲消滅民衆赤化之可能性、不得不歸結於改革中國現在之惡政也、

以上一節、該文中所謂「中國之赤化運動」是也、我國赤化問題之嚴重、除過去蘇俄可以差相比擬外、在今日世界之上、可稱絕無僅有、吾人嘗查我國歷史、如東漢赤眉之亂、黃巾之亂、如唐末黃巢之亂、如清時張獻忠李自成之亂、其燒殺搶掠情形、雖與共產政策、相去不遠、然此乃屬于暫時之變態作用、並未聞有以共產主義、爲標高立異題目者、是我國從古至今、初無所謂真正共產之事實存在也、民國五年時、孫文因北伐失敗、憤而出于投降第三國際、其後、又迭派蔣介石廖仲愷輩、赴蘇俄奉表稱臣、十二年、孫與蘇俄代表越飛聯合發表宣言、孫自矢忠于蘇俄、越飛則以盡力幫助革命應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孫在該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公開提議容許中國共產黨員全體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當時該黨馮自由等曾提出反對、孫不聽、且曲爲之詞曰、「容共並非國民黨去投降共產黨是要共產黨來幫助中國國民黨作革命工作」、此中國開始容共之第一遭也、十五年、蔣承孫之遺命、奉第三國際命令、出師北伐、通電標語、莫不以共產自豪、我國稍有頭腦者、至今當可歷歷繪之、其後、蔣在南昌與共產黨發生齟齬、始萌反共之念、及入金陵、見共產勢力高出己上、反共宣言、遂決然發出、然此非反共也、欲逐共而自行獨裁耳、爾時、汪精衛誤會其意、以爲蔣氏真心反共、竟在武漢獨立、與蔣氏對抗不下、未幾、共產黨見蔣既非好相與、汪亦不可圖大事、遂公然宣布反蔣反汪、與國民黨實行脫離、此爲國共分裂時期也、今距國共分裂時期、業已八九年矣、在此八九年中、蔣氏無日不聲稱努力剿匪、無日不聲稱反共、其用心可謂勞矣、然按之實際、今日之共產勢力、不惟不見減少、而且較當年尤大、其故何耶、當年共產邪說、社會人士莫不談虎變色、而今則人人無動于中、且有希望共產成功者、當年共產武力、猶止敵人或數十人而已、而今則已多至數萬數十萬、當年共產所佔地盤、初則猶止一鄉一縣或數鄉數縣、而今則遍長江珠江黃河三大流域、無一鄉、一縣、一省、不爲赤化地帶、當年共產黨行動、猶蛇伏鷺行、非常怯弱、而今不惟匪不怕兵、而且兵猶怕匪、即此以觀、共產之在中國、已勢成燎原、不可諱言矣、何

以進剿至八九年之久、殺人至數千萬之衆、勞民傷財至無量數之多、而所得成績乃至如此耶、兵力不足歟、剿之不得其法歟、抑有天意在歟、抑更有其他隱秘黑幕、不可爲外人言者歟、噫、吾思之重思之、蔣自十七年二次北伐成功後、南自兩粵、北抵幽燕、東至蘇魯西達甘青、四海之內、莫不賓服、所有陸海空軍權、莫不隸于蔣氏一人之手、兵力不爲不多也、以蔣之才智、對外固不足、對內實有餘、觀其戰馮、戰閻、戰桂、戰唐、戰石、戰孫、所向披靡、何其壯也、詎獨一共產黨而不能剿、天下寧有是理耶、故兵力不足之說、未可信也、至其進剿方略、外人雖未盡知、然「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說、吾人聞之屢矣、「四面包抄、不日肅清」之說、吾人亦聞之屢矣、「長期封鎖、掃穴犁庭」之說、吾人亦聞之屢矣、「跟蹤追擊、勿令兔脫」之說、吾人亦聞之屢矣、茲數說者、果有一見諸實行、雖古之孫武、寧復是過、又何患乎跳梁小醜、不一網打盡、故剿之不得其法之說、亦未可信也、至于天意之說、在茲科學昌明時代、不惟吾人不信、卽蔣氏亦自不信、有信之者、則一般哀哀小民、旣劫于匪、復罹于兵、輾轉流離、死亡無告、於萬不得已而且萬無可奈之中、始有所謂天意在焉、此種苦况、若輩驕奢淫逸之黨人、當然不暇過問、故一聞人民怨天之說、亦卽以天意歸之、以爲個人卸過遮羞之餘地、故天意之說、亦未可信也

蔣氏之剿共、既非兵力不足之咎、又非剿之不得其法之咎、又非天意之咎、然而至今仍不能損及共黨之一毫一髮、而反之、且令共產勢力由江西福建、而桂、而黔、而川、而滇、而陝、而甘、而新、竟至演成新疆組織赤化政府、陝西成爲赤化大本營、卽華北半壁、亦均成爲恐怖不可終日之局面者、何耶、曰、此卽所謂有其他隱秘黑幕、不可爲外人言者在耳、何以言之、蓋蔣之崇拜共產主義、自其黨祖孫文時起、已種下牢不可破之基本信心、而在今日內憂外患之秋、尤非假借剿共爲名、無以自容于國人、故其容共、眞也、而反共則假也、至剿共、則尤假也、不然者、試觀其歷年來、所行之黨綱政綱、非共產而何、再試觀試觀其抄沒無罪者之財產、剝削無辜者之血汗、而完全塞入私囊、又非共產而何、再試觀其左右從龍之彥、如邵力子周佛海丁維汾于右任陳果夫之徒、均爲著名之共產黨、而蔣均收羅之、視如手足心腹、又非共產而何、愚者不察、見蔣氏大言清黨、卽以爲蔣果反共、見蔣氏大舉剿共、卽以爲蔣與共黨誓不兩立、不知此皆誤也、蓋其所清者、乃黨內異己分子、其所勦者、乃黨外反對之人、均非眞正共產黨與眞正紅軍也、而眞正共產黨與眞正紅軍、則反受其庇蔭、得其接濟、以與蔣氏上下其手、互爲聲援、此中大謎、非有識者孰得而知之哉、往者在十九路軍組府閩中時、蔣氏使共黨陷延平、威福州、以掃滅閩變、今者

在華北中日外交尙無眉目時、蔣氏又使共黨奔陝西、窺華北、以威脅日本、此皆一樣葫蘆也、而在蔣氏用之、則自以爲可以維持個人政權而有餘、而不慮夫任何人敢加以非難焉、蔣氏之勦共作用如此、國人乃以勦共之責、希望于蔣氏、其愚甚矣。

或曰、子言國民黨容共、當矣、言蔣氏不勦共、亦當矣、言蔣氏使共黨窺華北、尤當矣、然抑知其容共者、爲求革命奮鬥也、其不勦共者、爲求他日之用也、其使共黨窺華北者、則「革命奮鬥」與「他日之用」之期已至、而將以此爲復興民族之最後試驗也、子不觀夫今日中日問題、已緊張至萬分乎、如欲抵制日本、則必借重國際、如欲借重國際、則必如孫文遺囑所云、「勢非以平等待我之蘇俄、共同奮鬥」不可、是蔣氏之容共即所以聯俄、聯俄即所以抵制日本、此殆未可厚非也、而子乃責之過甚、何哉、子曰、其然、豈其然乎、使蔣氏僅爲自身權位而容共、則吾人尙有曲原之餘地、若果爲聯俄而容共、則吾人本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誓非反對不可。

或曰、子之反對聯俄、亦有說以爲之詞乎、曰、有、第一、自中俄歷史言之、中俄素稱誓不兩立、第二、自蘇俄共產制度言之、共產制度絕對不適宜於中華民族之國民性、茲分別列舉其事實理由於下、中俄之通使、在一五六七年、（即我國明之隆慶元年、穆宗卽位時、

有二哥薩克人、一名丕德羅夫、一名耶里希夫者、來北京請修邦交、而俄人之東侵、則在一六三一年（即我國崇禎四年）征服西伯利亞、在勒拿河畔建設雅庫次克府始、自此府建設之後、俄即派遣遠征隊向東北南三路進發、東一隊、達鄂霍次克沿岸烏利河口、他一隊抵黑龍江畔下游、出鄂霍次克沿岸、由烏利河口越他諾山脈、經阿爾泰河口而還、又一隊北向、達尼滋匿遊倫士克、更派一支隊、使進東北、至堪察加半島、計得地倍其本土、此俄人經畧西伯利亞大告成功之紀錄、亦即轉向中國進攻之發軔也、俄人經畧西伯利亞成功、復繼續南侵、在我國清初時、哥薩克遠征隊長伯哈蒲入庫倫、旋又有哥薩克人喀巴羅者、於一六五〇年、（即清順治七年）越外興安嶺、達黑龍江、破索倫及其附近諸部落、旋據雅克薩、旋又攻黑龍江、築阿勒巴金城于雅克薩河口、順流東下、再進至哈巴羅甫喀、與亞槍人接觸、此中俄衝突之始、亦即俄人武力對我之開端也、一六六七年、什爾喀河土酋罕特木爾受俄人勾引、歸俄、時清有三藩之亂、不暇北顧、故俄之侵略易于成功、而黑龍江下游、實際已被俄人佔去矣、一六八二年、康熙帝以內亂既平、定征俄策、造巨舟于寧古塔、築二城于墨爾根、齊々哈爾、又使外蒙古車臣汗絕俄人貿易、先後擊俄兵于雅克薩、愛琿、阿爾巴金等地、屢戰皆捷、並圍俄兵于阿勒巴金城、時俄皇彼得大帝新立、受制于

其姊、未有實權、又以戰地絕遠、亟欲與中國和、康熙帝亦久苦用兵、于是雙方因荷蘭介紹互表和意、遂於一六八九年、(即康熙二十八年)訂立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國界、該約內容(一)得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即烏倫稽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達外興安嶺以至手海、凡嶺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界、其嶺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界(二)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三)雅克薩城之俄人建築、盡行燬除、俄人及諸用品、悉聽撤去、(四)兩國獵戶人等勿許越界否則拿辦、若有聚衆搶掠者、則就地正法、(五)前此中國人留俄及俄人留中國者、去留自便、惟嗣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六)約定後、一切行旅有准令往來文書者、許其貿易不禁、自此約定之後、六十餘年、俄人對華、頗持和平、然其圖中國之心、則更急、康熙帝知之、故于精奇里河畔設屯兵守之、俄既蓄意圖中國、未幾即于一六九三年、要求成立北京通商條約、此約對於俄人限制雖嚴、而第四條「俄國商品、貿易免稅」、則頗予俄人以便利、此俄人在中國內地通商之始、亦即俄國經濟侵畧中國之原起也、北京商約成立後、俄人得寸進尺、又與中國發生蒙古互市與劃界問題、一七二七年(即雍正五年)、俄人要求中國、會商于尼布楚、締結恰克圖條約十一條、其主要者、(一)於恰克圖小河

溝俄國卡倫與鄂爾懷圖山中國卡倫之中央地方、建立界碑、作爲兩國貿易及邊界地方、自此界之東、至額爾古納河之西至沙畢納伊嶺、陽面屬中國、陰面屬俄國、(二)俄國在東京立教堂、中國與以補助、聽俄國教徒居住、並得依其本國法規、在教堂內誦經禮拜、(三)以烏得河(在外興安嶺之北、東流入鄂霍次克之烏得灣)地力、作爲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此約既成、中國各種原料、始大批向俄運出、嗣以俄人屢有渝約行爲、迭經停市、直至一七九二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復有增訂恰克圖互市條約之舉、此約態度、中國方面頗形強硬、蓋此時俄正分割波蘭與經營黑海附近領土、無力顧及遠東故也、一八四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中國與英人訂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美法諸國、承隙而至、俄人侵略之念、乃愈形積極、一八四七年、俄帝尼哥拉第一、拜木喇福岳福爲西伯利亞總督、授以侵略中國之責任、復命尼伯爾斯爲貝加爾號艦長、使視察堪察加及鄂霍次克海、兼當黑龍江探險之任、以爲之佐、自是以還、俄遂銳意侵略、發現庫頁島、侵略黑龍江各地、並編練哥薩克兵、以威脅我國、時我國正有洪楊之亂、無暇顧及邊宇、於是庫頁島、韃靼海峽、及黑龍江下游之地、遂完全爲俄人佔去、一八五三年(即咸豐三年)、俄土構兵、英法干涉、俄以防止英法侵略其東方領土爲詞、先後兩次派隊由黑龍江上游東下、且

對我國提出要求、（一）爲黑龍江有防禦必要、已經佔領之地、及海岸一帶、應歸俄國管有、（二）爲維持黑龍江口之交通、必於江左岸設聯續殖民地、中俄應以黑龍江爲天然境界、嗣經我國嚴詞駁詰、俄無以應、乃轉機要求黑龍江通航、一八五六年、俄軍下黑龍江、於江左建屯營四所、於是黑龍江左岸、遂入俄人之手矣、翌年、俄乘我國內有洪楊之亂、外有英法聯軍之侵、移重兵於黑龍江、並以詭詞脅我黑龍江將軍奕山、締結愛琿條約、該約大旨、（一）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俄爾古納河至松花江口、作爲俄之屬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作爲中國之地、（二）自烏蘇里江至東海岸之地、作爲中俄共管之地、（三）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此後只准中俄航船通行、他國則不准、此約成立、我國損失甚大、黑龍江以北、大興安嶺以南、其間廣大有二百四十萬方里之地、皆爲俄人以陰謀威力脅騙去矣、一八五八年（即咸豐八年）、英法聯軍、陷我大沽、我國清廷派桂良與英法訂立天津條約、俄使布恬廷、隨英法砲艦入津、援英法之例、亦要求訂立天津條約十二款、舉其要者、（一）此後除兩國旱路於從前所定邊疆通商外、今議准由海路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等七處海口通商、若別國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俄國一律照辦、（二）俄在中國得設立領事館、並得派兵船保護、（三）中國政府准俄人內

地傳教、(四)日後中國若有優待他國通商等事、俄得一律享受、此約既成、俄人在中國勢力、遂愈形擴大、旋俄人經畧烏蘇里江以東、發現朝鮮境上一大灣、即命名爲彼得大帝灣、而以灣內之海參崴、爲俄國太平洋海軍根據地、是時、我國因英法聯軍之役、文宗北狩、北京陷於無政府狀況、英法欲擁洪秀全以覆清、俄使乘機調停、英法退後、俄使居功要脅、增訂北京續約、於是中俄共管之烏蘇里江至海一帶地方約九十餘萬方里、亦被俄人竊去矣、俄人在愛琿條約及此次續訂北京條約之中、先後不過二三年、不費一兵一彈、徒憑威脅與欺騙、攫取我國土地三百餘萬方里、俄人侵我東北之手段寧不可畏。

甲午之役、我國依據馬關條約、除賠償日本軍費及割讓台灣外、遼東亦在割讓之列、俄人假口極東和平爲名、聯合法德、干涉日本、迫日本放棄遼東、爾時我國無識之士、均謂俄人有功于我、而不知俄之所以盛氣對日者、爲已也、非爲中國也、爲謀太平洋之出路也、非爲中國保全國土也、迨至俄人居功脅我、先後勾結李鴻章訂立中俄密約、將東北軍事交通權、完全攫去、而後清廷始悉俄人狡謀所在、然已晚矣、中俄密約成後、俄人逞其侵略滿蒙之志、未幾、卽有華俄道勝銀行契約之締結、此契約、卽履行密約之一部、又未幾又有東清鐵路合同之簽訂、此合同既成、我國土地之被侵佔者計十八萬二千响、(每响合地

十二畝）鑛產之被侵佔者，計鐵路沿線六十里內之鑛權，皆被佔去，森林之被侵佔者，計每年所失森林價值，在一億元以上，航路之被侵佔者，計每年自四月至九月，俄國汽船數百艘，均得暢行于黑松烏諸江之中，此皆俄人在所謂排斥日本，維持極東和平後，所取償於我者也。山東教案起後，法佔膠州，俄又藉口履行密約，強將旅大佔去，且依西伯利亞制度，置總督治之，而以旅順為首府，夫短期之租借，竟與領土一樣看待，俄人居心，可以想見矣。一九〇〇年，（即光緒二十六年）我國因拳匪之亂，入國聯軍，迫我津京，俄人乘之，東三省全行佔去，迨辛丑條約成立後，俄復單獨與我訂立滿洲密約，表面雖為示惠實則欲收圓滿利益，蓋該約中最苛刻之點，如（一）東清鐵路未竣工與列車未開運以前，中國不得在滿設置軍隊，他日設軍隊，亦須商得俄之同意，（二）滿洲將軍大員，經俄國聲誘，即與革職，所設馬步巡捕須與俄商定數目，（三）中國北方海陸軍，不用他國人訓練，（四）俄國得由東三省鐵路修一路向北京，直至長城，此約發表後，日、英、美、德、奧、意、及我國，同示反對，始行作罷，於此一端，俄人對華之貪慾無厭，又可知已，俄既步步對我侵略，佔據滿洲不讓，同時，對於朝鮮，亦野心不戢，時我國清廷無力應付，任其所為，而日本則以東亞真正和平所在，憤不能平，於是演變所極，遂于一九〇四年，（即

光緒三十年）發生日俄大戰，戰後結果，俄國陸海軍皆大敗，旋經英方調停，卒締樸資茅斯和約，而我國之滿洲土地，遂由俄人轉送于日本，於此一點，可得三點結論，第一、滿洲之失，遠在清初俄人侵佔之時，第二、日人之有滿洲，乃以戰功奪去，乃奪之於俄人之手，並非奪之於中國之手，第三、此事雖不能不歸于清廷昏庸，然實由俄人之自誤誤人，然則日人今日對滿態度之所以極端自豪者，斯更無怪其然矣，日俄戰後，俄人在滿洲勢力，統被日本牽制，於是改變方針，轉向蒙古新疆，由恰克圖經買賣城直達庫倫，並經營固爾扎、喀什噶爾、迪化、塔爾巴哈台等處，尤其對於貝加爾之佛教徒，假意聯絡，以結蒙人歡心，清末時，俄人多名，至蒙遊說，懇願獨立，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我國革命軍起，俄人嗾蒙古逐華官，宣布獨立，稱大蒙古國，並對清室要求，（一）承認俄人自庫倫至俄邊有築路權，（二）中國不得在外蒙駐兵，及殖民，（三）中國如欲在蒙有所改革，須求俄同意，時清室危殆，無心交涉，及鼎革後，臨時政府，亦未加過問，于是俄人復進一步，與蒙人訂立俄蒙密約，後經我國一再抗議，其結果，除保留一宗主權外，實際上外蒙已完全亡於俄矣，此又俄人侵我外蒙之一幕慘史也。

且俄之侵畧我國，不僅限於東北及外蒙一隅已也，於西北方面亦然，蓋俄自彼得大帝以來，常使俄人經巴爾喀什湖，來往於伊犁河畔，欲與我新疆發生關係，一七五五年（即乾隆

二十年）俄勾結準噶爾、叛清歸俄、清廷洞察俄終將爲後患、先後驅逐喀什噶爾之俄人、後俄人屢次圖向新疆發展、卒於一八六四年（卽同治三年）利用我國回教作亂之機、佔我伊犁、而中俄西北衝突以起、蓋俄人於回教徒攻伊犁時、亦遣兵一隊、由伯西利亞進據博羅胡吉多爾、並另遣一隊、進至伊犁之特克斯河上流、據穆雜爾特卡倫、以扼天山南路交通、旋復令土耳其斯坦將軍入據伊犁、藉詞通商、欲奪魯木齊、幸經民軍徐學功所敗、始止、一八七五年、清廷命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克復喀什噶爾、滅阿古柏帕夏、平定天山南路、向俄索還伊犁、俄無辭、乃責我賠償軍費、一八七九年、清使崇厚在俄京締結伊犁條約、十八款、除賠償軍費五百萬盧布外、並割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之廣大平原與俄、約成、朝野譁然、張之洞上書劾崇厚誤國、主張破約、中俄邦交遂大惡劣、時我國方面、左宗棠修軍備於新疆、俄國方面、亦派艦向黃海進發、戰機未發、只差一間、卒以英將戈登、出面調停、始將前約取消、而更派曾紀澤另立還付伊犁條約二十款、此款雖將特斯河土地爭回、然賠款數目、已由五百萬盧布增至九百萬之多、且俄人通商權利、由此更大、我國西北過去所受俄人之損害、亦可云極矣、基于上述各節、是中俄歷史自明末以及有清一代、迢々二百餘年之中、無一事一時一地、非以侵畧中國、爲傳統方針、此尙得以友邦視之、

而有聯合之可能乎、吾知除喪心病狂如國民黨人外、任何人皆知其必不可也。

或曰、如吾子言、此乃帝俄時代之對華政策也、而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蘇維埃政府建立之後、俄人久已對我化除嫌怨矣、子不觀夫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蘇俄勞農政府所發對外宣言乎、依據該宣言、凡蘇俄過去對華之不平等條約、皆自動取消、此非蘇俄以友誼對我而何、子又不觀夫一九一九年（即民國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所發對華宣言乎、依據該宣言、則蘇俄將以自由之權、給與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脫離外族壓迫、而且將一八九六年之中俄密約、與一九〇一年之北京條約等等、通同廢棄之、此又非蘇俄以友誼對我而何、子又不觀夫一九二二年（即民國十一年）蘇俄代表越飛所發對華宣言乎、依據該宣言、則蘇俄對華始終以中國民衆利益爲前提、始終以協助中國及抵禦列強、爲唯一主張、此又非蘇俄以友誼對我而何、而子乃謂共產主義絕對不適宜於中國民族性者何耶、予曰、此言大謬、當一九一七年時、蘇俄成立共產政府、列強國中、如日英法等、莫不對此異軍突起之紅色組織、表示疑詫、中國外交方針、素仰列強鼻息、故仍舊承認舊俄地位、對於舊俄使領、招待如常、蘇俄共產政府、爲情勢所迫、深感有與我國聯絡之必要、故有本年七月宣言之發出、此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其作用如此、其非對我表示好感明矣、至于一九一

九年之宣言、其意義亦不外乎此、故中俄之間、亦無好感可言也、至于一九二二年之宣言乃蘇俄欲得中日兩國之正式承認蘇俄、以增高其國際地位、故平情而論、仍無好感可言也、不然者、試觀蘇俄一方面拍發宣言以收買中國政府歡心、一方面對於外蒙外交、又積極進行、以攫取外蒙之權利、此其對我用意、寧不可以恍然大悟哉、况在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之際、蘇俄對於俄蒙協約、外蒙撤兵、及俄人在華教育問題三點、均持狡抗態度、而蘇俄代表加拉亨氏、且于本年三月十六日、限中國于三日內速將協定簽字、而不容我有深長考慮之餘地、此種蠻橫態度、我國人其能忍受而不言耶、中俄協定成立後、未幾、又有奉俄協定、此亦蘇俄勾結奉張、使我國政令不能一致之證明也、蘇俄對我之態度如此、苟我國當局對之稍有明澈認識、則中蘇之應行絕交、不待智者而知矣、乃不幸於前則北京政府昏瞶糊塗、於後則國民黨人別有居心、兼之、一部分意志薄弱之青年、見獵心喜、以爲左傾即世界之最進步主義、而更爲之傾動顛倒焉、此中國國運應有之不幸、亦人民社會難免之禍殃、而蘇俄則怒目橫睛、張牙舞爪、視我國爲赤色政策下應該享受之一杯羹、而狂嚼大啖不止、嗚呼痛已、夫當孫文之提倡加入第三國際也、初意未嘗不以爲「聯合蘇俄、共同奮鬥、及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後、即可行成名立以自豪、然抑知自己所

夢想之革命、爲取軍閥而代之、而蘇俄之革命、則爲取中國而代之、自己所希望之目的、爲一黨專政、而蘇俄所希望之目的、則爲并整個中國而赤化之、此孫文一念之差、有以誤國誤民如此者、謂之何哉、今孫氏死矣、語云「人死不記仇」、庶幾可以恕乎、然溯其罪狀、雖掘其坟、鞭尸三百、猶不足以盡其萬一、吾人安可以無言、蔣汪秉承孫文遺志、長孫之惡、偽造孫之遺囑、仍以聯俄容共爲職志、此其罪狀、更有浮于孫氏百倍者、昔人謂父之不德、其子反之、是曰幹蠱、否則即爲不孝、蔣汪輩不知以孫之投降第三國際可恥、而以孫之聯俄容共爲法、此其所以不但爲國家民族之罪人、抑且爲孫氏之不肖徒也、孫氏有知、睹赤焰之高熾、痛民生之凋弊、九泉下能無餘恨乎、民國十六年時、蔣黨與共黨發生齟齬、共黨首領李大釗等、假借北平俄使館、爲公開活動之場所、然蔣黨猶以國共原屬一家關係、曲爲包庇、後經奉方自作主張、與東交民巷各國領事交涉、始將此一共黨老巢剷平之、旋蔣氏亦因不堪共黨橫逆之故、在南昌總部、發表反共宣言、謂「現在共產黨員、事實上有許多對國民黨員加一種壓迫、並且有排擠國民黨傾向、這樣、我更不能够照從前一樣的優待共產黨了、我是國民革命的領袖、並不只是國民黨一黨的領袖、共產黨是中國革命之一部分、共產黨不對、我有制裁的責任」云云、於是始有清黨之事發生、由此點看來、

可知蔣之反共、不過因爲不堪壓迫之故、並非對共產主義、極端不容、至其所謂我不只是國民黨一黨的領袖、及承認共黨是中國革命之一部分兩語、則蔣之原爲共黨領袖、可謂不打自招矣、雖然、當蔣之宣言反共也、天下人以久苦赤化淫威、對於蔣氏此舉、率多快意、爾時、獨吾人深知蔣之用心、只在完成個人把持政權之目的、決定無根本反俄之決心、蓋爾時蔣在大阪朝日新聞新年徵文之中、曾作一文寄登該報、其中重要之點、謂「俄國如改其態度、縱一時斷絕國交、而隨時恢復舊狀、非不可能、且甚易、吾人特以對俄絕交爲外交上之一種手段、而國民黨對於俄國人民、衷心永不忘其援助中國國民革命、又對於將來之期望、亦實多端」云云、誦此一節、則蔣氏當時對俄絕交之假、與夫九一八後復交之真、皆可躍然紙上矣、近數年中、蔣氏獨裁面具、因東北之獨立、完全揭破、於是惱羞成怒、一方面勾結浙系財閥、與英美資本國家、貪污剝削、搜刮民命、以爲下台後之準備、一方面勾結蘇俄赤黨、與中國無知青年、橫衝直撞、由東到西、以求反日時之一逞、同時、中國民衆、外既惑於赤俄之宣傳、內復惑於蔣黨之麻醉、不因不由、自行走於荒悖殘酷之歧途而不自知、於是上下泄沓、清濁不分、雖欲不赤化、亦不可得矣、然吾人前已言之、中國國民性、素非近朱者赤者也、其所以演成此種危險狀態者、蘇俄之引誘與蔣黨之

壓迫、有以使之然耳、誰無父母、誰願乖舛倫常、誰無妻子、誰願破裂情感、誰無兄弟朋友、誰願斷絕恩義、誰無生命、誰無名譽、誰無天理良心、誰不樂生而惡死、誰願去天堂而入地獄、然而蔣黨倒行逆施之下、求一安居樂業、而安居樂業不可得、求一安分守己而安分守己不可得、求一仰事俯育骨肉團叙鄉黨鄰里無災無害、而仰事俯育骨肉團叙鄉黨鄰里無災無害不可得、而且天災至、人禍乘、寒其心、動其魄、不得其平、則變且亂、種種非共產亦共產非赤化亦赤化之現象、乃以形成矣、故中國非共產國家也、而黨治之下、則非共產不可、中國人民非赤化民族也、而黨治之下、則非赤化不可、此蓋所謂草上之風必偃、其理勢均有如此者耳。

或曰、蔣黨聯俄容共之黑幕、自經吾子揭發之後、天下人皆曉然心目矣、然防共之道安在、將實行與蘇俄絕交、則外交權操之蔣黨之手、將實行剿滅共匪、則共之與蔣原爲一邱之貉、子不觀夫今日新疆已設立蘇維埃政府乎、子又不觀夫共產勢力、已由西直撲華北乎、若此者、皆非空言所可制止也、况全國經濟破產、民不聊生、其挺而走險、折而入于共產歧途者、大有如火如荼之勢、若此者、又非空言所可消弭也、借問吾子將以何法處理之乎、曰、此皆不足慮也、蓋蘇俄之敢以赤化對我者、恃有蔣黨爲之內應耳、倒蔣則其憑借失矣、人民之所以易于惡化者、不堪暴政之壓迫耳、倒蔣則民氣自蘇矣、昔我國在秦漢唐明諸末年、社

會情況、亦未嘗不與今日相同、然一旦鼎革成功、天下大定、而此風自息、故二者皆不足慮、所慮者、惟蔣黨之是否能剷除、與新政權之是否能樹立耳、日陸軍某要人曾云、「中國共產黨所以猖獗之主要原因、由於中國國民黨惡政所激成、故救濟之道、端在改革其政治、以減輕人民負擔、排除種種壓迫、以保持其生活」、快哉此語、對於中國內政外交人民社會經濟各種情形、可謂繪形繪聲、一言以備之矣、或曰、共產乃中國內部問題、日陸軍某要人何爲言之津津、曰、赤化問題、乃全世界全人類之休戚禍福之所關、不獨在中國、日本不能視同秦越肥瘦、即在何國、日本亦不能視同無睹、且不惟日本對中國赤化應作如是觀、即凡屬反赤國家、亦莫不應作如是觀、况中日關係、異恒密切、東亞和平、尤待共負、牽一髮則動全身、損其左則病其右、彼日本縱不爲中國計、亦必爲東亞計、縱不爲東亞計、亦必爲自身計、爲東亞計、爲自身計、則中國所不能拒絕之蘇俄、安得不代爲拒絕之、或幫助拒絕之、中國所不能肅之共匪、安得不代爲肅清之、或幫助肅清之、此理之所不可諱言、而事之所必出此也、我國人對於此種理勢、已瞿然悟乎、抑尙有所疑乎、此一問題、不獨爲中日邦交之善惡關鍵、抑且爲中國自身之存亡樞紐、故凡關心中日大局及中國存亡者、對於日陸軍某要人此節議論、亦必認識清楚。

六、結 論

要之日本對華政策基礎觀念、基於日本帝國大使命之救濟世界人類大方針、而先行救濟中國民族、謀與帝國共存共榮、以招來東亞永遠和平、於此種信念之下、以正堂堂之態度斷乎之決心、除去所有障礙、勇往直前而向前邁進也、

以上一節、該文之結論也、吾人綜讀全文既畢、對於中日雙方前途、宛如汪洋大海、得一津梁、對於中國片面問題、亦如垂危病夫、獲一仙劑、幸何如之、樂何如之、至於全篇洋洋數千言中、行文之妙、措詞之工、則又其餘事矣、蓋嘗綜而論之、我國人今日所最引為深長憂者、不外外交與內政兩大問題而已、外交何以足憂、憂夫中日唇齒之邦、不克親善也、憂夫歐美之侵畧不克抵禦也、憂夫蘇俄之赤化、不克制止也、內政何以足憂、憂夫水深火熱之人民、不克生存也、憂夫蔣黨之暴政、不克打倒也、憂夫新政權之建樹、不克實現也、今以日陸軍某要人之言論求之、日本能以愛己之心愛及中國、則中日不克親善之憂點、可以打消矣、日本能與中國站在同一立場、幫助中國人民、抵制白色人之侵畧、則歐美不克抵禦之憂點、可以打消矣、日本能以本國反赤之心理、推知中國人民反赤之心理、則赤化不克制止之憂點、可以打消矣、日本能以蔣黨暴行為可恥、而以援助中國人民革命、為中日親善之第一工作、則蔣黨不克打倒之憂點、可以打消矣、日本能以中國人民之處境為悲痛、而一切進行皆以人民利益為對象、則

人民不克生存之憂點、可以打消矣、日本能以中國人民所需要之民主自治、爲正當要求、而實行以賦與政策、代替榨取主義、則新政權不克建樹之憂點、可以打消矣、夫我國人所有之種種憂點、既以日本對我友愛之故、而完全打消、則日本之有利於我、與我之有賴於日、其需供關係、爲何如乎、我國數十年來、對外關係、雖極複雜、然從未聞有肯以謙抑之態度、與公正之言論對我、而使我稍能揚眉吐氣者、今日陸軍某要人獨能一洗陳舊眼光、與狹隘心胸、對於蔣黨、則守正不阿、對於民衆、則哀矜備至、對於日本少數人之失檢行爲、亦坦白糾正而不稍袒、此其宅心之光明、立言之正大、鑒別是非曲直之謹嚴、能勿令人讀之、一詠三嘆而佩服不已哉、吾人自某要人此文發表之後、曾走訪民主同盟會某鉅公、詢以對於中日外交之見地、及對於日陸軍某要人此文之批評、某鉅公曰、「際茲中日外交徬恍迷離、中國人民腦經錯亂之時、而日本某要人忽發表此對華政策之標準、將中國積年以來、因爲當局專權自恣、竭利自肥、引起種種敗亡象徵、所貽害於吾民之隱痛、合盤托出、霹靂一聲、不惟中國民衆、大夢初醒、即某要人所謂職業的親日派、若不痛加悔改、行見妖氛毒霧、不值秋風一掃、堅冰積雪、難避烈日當空、蓋救時之良藥、警世之洪鐘也」、某鉅公之言如此、可見民主同盟之主張、對於日陸軍某要人之言、已深表同情也、此外、吾

人又嘗查之全國輿情、全國輿情、雖無概括統計、然如山東、河北、河南、山西、湖北、浙江各省、其地方公正紳商、有電致本報轉同盟會、表示對於日本對華政策贊同者、有跋涉山川、親自前來參加同盟、要求速謀中日親善者、全國輿情如此、可見人民公意、對於日陸軍某要人之言、亦深表同情也、夫自九一八後、國人多半習於蔣黨邪說、有仇日而不肯與日親善者、有畏日而不敢與日親善者、有疑日而不便與日親善者、蓋芥蒂之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久矣、今自日陸軍某要人此文發表之後、則仇者可以不仇、畏者可以不畏、疑者可以不疑、所謂實現中日提携一語、庶幾肇端於此乎、然吾人又嘗聞之另一消息矣、自日陸軍某要人發表此文之後、蔣黨排日信念、愈益深厚、早間、曾有派段祺瑞北上、號召華北軍人、外以抗日、內以壓伏人民之說、旋以汪（精衛）陳（果夫）反對、中止、嗣蔣又派張學良赴晉、聯絡閻錫山、未成、蔣又親自飛晉、聞蔣氏此行結果、已與閻氏商定兩項辦法、一、關於華北內部問題、以全權授閻、並將中央部隊三十萬、借剿共爲名、集合于晉陝豫三省之間、以洛陽爲根據地、聽閻指揮、俟蘇俄兵出庫倫、即佔領華北、驅逐日方勢力于山海關外、二、關於華北外交問題、以華北經濟權益、爲交換條件、請蘇俄乘滿俄衝突機會、兵出庫倫、俟與中國軍隊取得聯絡後、即進一步直搗東北、此二說

也、果有一不幸而言中、則中國內亂、必因而更無底止、國際問題、必因而更形嚴重、推其所極、亡國滅種之禍、尙不可免、以言中日親善、寧非痴人說夢乎、此次日本所召集之大連會議上海會議等等、其惟一作用、固極力以謀中日提携爲目的、然蔣黨對日無誠意久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以任何條件對蔣、蔣均不惜虛與諉蛇也、苟誤信之、則蔣之所以騙中國人者、未嘗不可以再騙日本人、中國人受騙、則日本欲親中國無由、日本人受騙、則中國人欲親日本無由、且長此騙來騙去、莫知終極、兩國之鴻溝愈分、雙方之冰炭愈極、後此雖有真正親善之策、亦無法挽回、此豈愛中國並愛日本者、所宜出此哉、故吾人以爲關於中日親善問題、在理論方面、得日陸軍某要人發表此文、自勝過文人學士之百篇議論、然理論必以事實爲證明、日本朝野果有愛于中國人民乎、中國人民果有愛于日本朝野乎、果爾、則自日陸軍某要人此文發表之後、務各實事求是、劍及履及、前途光明、自可立致、不然者、中國人民如仍惑于蔣黨邪說、而不以真正態度對日本、則中國自今以後、即不配談中日親善、同時、亦即不配生存于東亞和平世界、日本朝野如仍惑于蔣黨邪說、而不以實力援助中國人民、則日本自今以後、亦不必再談中日親善、同時、東亞半壁、亦必言盡于此、知我罪我、皆所不計、有識之士、果不以不可教而進教之、則又幸甚

中華民國廿四年二月廿貳日收到



3.07

2

